昭代典則卷之七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校

金陵周曰校刊

太祖高皇帝

辛亥四年春正月丙戌中書左丞相李善長致仕。以汪廣洋爲中書右丞相。胡惟庸爲中書左丞。○丁亥命征西將軍湯和。征虜前將軍傅友德等。分道伐蜀。

先是

上遣湖廣行省平章楊璟招諭明昇。璟至蜀。諭以禍福。使奉國入覲。明昇牽於羣議。不能決。璟還。復以書曉之。

復不能從。既而蜀將吳友仁寇興原
上乃命中山侯湯和爲征西將軍。江夏侯周德興爲左副將軍。德慶侯廖永忠爲右副將軍。暨楊璟葉昇。率京衛荆湘舟師。由瞿塘趨重慶。頼川侯傅友德爲征虜前將軍。濟寧侯顧時爲左副將軍。暨何文輝等。率河南陝西步騎。由秦隴趨成都。
上諭和等曰。今天下大定。四海莫安。惟川蜀未平耳。朕以明玉珍嘗遣使脩好。存事大之禮。故於明昇憫其稚弱。不忍加兵。遣使數加開諭。冀其覺悟。昇乃惑於羣言。反以兵犯吾興元。雖敗衂而去。然豺狼之心。終懷噬噬。不可不討。今命卿等率水陸舟師。分道並進。首尾攻之。使彼疲於奔命。勢當必克。但師行之際。在肅行伍。嚴紀律。以懷降附。無肆殺掠。昔王全斌之事。可以爲戒。卿等慎之。仍命宋國公馮勝。往陝西脩城池。衛國公鄧愈。往襄陽訓練軍馬。運糧餉以給征蜀軍士。

詔禮部參攷祀郊廟社稷日月諸神冕服并百官陪祭冠服之制。

禮部議奏

上親祀圜丘方丘宗廟及朝日夕月。服衮冕。祭社稷。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先農。皆用皮弁服。羣臣陪祭。各服本品梁冠祭服。從之

製玉圖記

俱以蟠龍爲紐其一方一寸五分文曰廣運之記其一方一寸二分以賜中宮文曰厚載之記其一方一寸二分高一寸六分以賜皇太子文曰大本堂記

建圜丘方丘日月社稷山川壇及太廟于臨濠○御史臺進擬憲綱四十條

上親加刪定詔刊行頒給因謂臺臣曰元時任官但貴本族輕中國之士南人至不得入風憲豈是公道朕之用人惟才是使無問南北風憲作朕耳目任得其人自無壅蔽之患殿中侍御史唐錄對曰臣聞元時遣使宣撫百姓初出之日四方驚動及至畧無所爲而去百姓爲之語曰奉使宣撫問民疾苦來若雷霆去若敗鼓至今傳以爲笑今陛下一視同仁任官惟賢尤重風憲明立法度所以安百姓興太平天下幸甚臣等敢不精白一心欽承聖意

命給守邊將士綿襖

上謂中書省臣曰今日天寒有甚於冬京師尚爾況北邊荒漠之地氷厚雪深吾守邊將士甚艱苦爾中書其以府庫所儲布帛製綿襖運赴蔚朔寧夏等處以給將士省臣對曰守邊將士衣襖歲有常供無庸再運

上曰將士雖有常供朕固知之特以今天寒異於常時故命加給耳古人匹夫不獲引咎在躬況守邊將士尤朕所深念者其給之勿緩

脩治廣西興安縣靈渠三十六陡

興安屬桂林府。其水出海洋山。自秦開桂林象郡。鑿渠
與安。分爲湘漓二水。建三十六陡。斲石爲閘以防水泄。
漢馬援嘗脩築之。故世傳爲援所立。歲久堤岸圮壞至
是始脩治之。水可溉田萬頃

以刑部郎中劉惟謙爲本部尚書

上諭之曰。膏粱所以充饑藥石所以療病。使無病之人
舍膏粱而餌藥石。適足以害身。仁義者養民之膏粱也。
刑罰者懲惡之藥石也。爲政若舍仁義而專務刑罰。是
以藥石毒民。非善治之道也。今擢卿爲刑官之長。用法
之際。常體古人欽恤之意。則張釋之于定國。皆可爲矣。
卿其勉之

命各行省設科取士連試三年自後三年一舉著爲定例

○建奉先殿于宮門內之東○戶部奏定淮浙山東中鹽
之例○故蒙古遼陽行省平章劉益以遼東州郡地圖并
籍兵馬錢糧之數遣使奉表來降詔置遼東衛指揮使司
以益爲指揮同知○策試進士于奉天殿賜吳伯宗等一
百二十人及第出身有差○始令進士釋褐行釋菜禮○
中書省奏給官官月俸三石命但月支廩米一石不許月
俸開端○命工部遣官往廣東買耕牛以給中原屯種之
民○命中書省戶部定文武官歲祿○廣西衛指揮僉事
左君弼等平溪洞蠻猺賜鈔有差○詔定武官襲職之令

凡大小武官亡沒。悉令嫡長子孫襲職。有故則次嫡承襲。無次嫡則庶長子孫。無庶長子孫。則弟姪應繼者襲其職。如無應繼弟姪。而有妻女家屬者。則以本官之俸。月給之。其應襲職者。必試以騎射之藝。如年幼則優以半俸。沒於王事者。給全俸。候長襲職。著爲令。

詔有司祭歷代帝王於陵寢。不許祀三皇廟

禮部奏前代聖帝賢王。自唐以來。皆祭于陵寢。唐玄宗嘗立三皇廟于府州縣。春秋通祀。而以醫藥王之。甚非禮也。

帝曰。三皇繼天立極。以開萬世教化之源。而泪於醫師其可乎。自今命天下郡縣。毋得褻祀。止命有司祭於陵寢。禮部復議三皇五帝三王。漢以下創業之英主守成之賢君。歲時俱宜一體。祭於陵寢

帝曰。古先聖帝賢王。以及歷代帝王。曾主中原。安人民者。皆春秋祭祀。偏安之君。雖賢不祭。主中原而昏愚者。亦不祀。禮部復定議。令祀帝王三十五。在河南者十。陳州祀伏羲。商高宗。孟津縣祀漢光武。洛陽縣祀漢明帝。章帝。鄭州祀周世宗。鞏縣祀宋太祖。太宗。眞宗。仁宗。在山西者一。榮河祀商湯。在山東者二。須成縣祀唐堯。曲阜縣祀少昊。在北平者三。內黃縣祀商中宗。滑縣祀顓頊。高辛。在湖廣者二。鄖縣祀神農。寧遠縣祀虞舜。在浙江者二。會稽縣祀夏禹。宋孝宗。在陝西者十五。中部縣

祀黃帝。咸陽縣祀周文王。武王。成王。宣王。漢高帝。文帝。景帝。興平縣祀漢武帝。長安縣祀漢宣帝。三原縣祀唐高祖。醴泉縣祀唐太宗。蒲城縣祀唐憲宗。涇陽縣祀唐宣宗。歲祭用仲春仲秋。朔復命陵寢所在。禁民無得樵採。置牌刻祭之月日。牲帛之數於其上。俾所在有司。守之以爲常式。

閏三月甲子命吏部定內監等官品秩

上謂侍臣曰。古之宦豎。在宮禁不過司晨昏。供役使而已。自漢鄧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閽人爲常侍。小黃門通命。自此以來。權傾人主。及其爲患。有如城狐社鼠。不可以去。朕謂此輩。但當服事供禁。豈可假以權勢。縱其狂亂。吾所以防之極嚴。但犯法者必斥去之。不令在左右。戒履霜堅氷之意也。

諭省臺辨人邪正

諭曰。朕諸子日知務學。必擇端謹文學之臣。宮僚之職。日與之居。講說經史。畜養德性。博通古今。庶可以承藉天下國家之重。但人之相與氣習易移。與正人處。則日習於正。如行康衢。不爲偏岐所惑。若與邪人處。則日習於邪。如由曲徑。往而不返。不覺入荊棘中矣。省臣對曰。知人最難。邪正亦未易辨。上曰。尊德樂義。斯爲正也。便佞褻慢。斯爲邪也。故驕奢淫佚。鮮不由於褻慢。而端莊中正。必皆本於好德。

以兵部尚書劉直爲治書侍御史

上諭之曰。臺憲之官。不專於糾察。朝廷政事。或有遺闕。皆得言之。人君日理萬機。聽斷之際。豈能一一盡善。若臣下阿意順旨。不肯匡正。則貽患無窮。今權卿爲侍御史。居朝廷之上。當懷蹇諤之風。以爲百官表率。至於激濁揚清。使奸邪屏跡。善人彙進。則御史之職兼盡矣。○上嘗御東閣方免冠而櫛。御史中丞陳寧。侍御史商暠來奏事。

上見之。遂移入便殿。遣人止寧等毋入。櫛已。正冠出閤。於命寧等入見。

平章楊璟進次瞿塘不利

是月平章楊璟率師進次夔州大溪口。先是蜀人自謂瞿塘天險。遣其平章莫仁壽守之。以鐵索橫斷關口。及聞王師臨境。又遣左丞相戴壽。平章鄒興副樞飛大張益兵爲固守計。壽等於鐵索外。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寨。鑿兩岸壁。引纜爲飛橋三。平以木板。置砲石。木竿鐵銃其上。傍橋兩岸復置砲。以拒我師。於是璟遣指揮韋權率兵出赤甲山。以逼夔州。指揮李某出白鹽山下。逼夔府南岸。以攻南城寨。璟與都督僉事王簡。出大溪口。進攻瞿塘扼江之衆。璟戰不利。於是赤甲白鹽之師亦退還歸州。

夏四月丙戌頴川侯傳友德克階州遂克文州

先是友德陛辭。上密諭之曰。蜀人聞吾西伐。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拒我師。彼必謂地險而吾兵難至。若出其不意。直擣階文。門戶既墮。則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卿等不勇耳。友德受命馳至陝。集諸道兵揚言出金牛。而使人潛覘。知青州果陽空虛。階文雖有兵壘而守備單弱。於是引兵趨陳倉。選精銳五千爲前鋒。攀緣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蜀守將平章丁世貞率衆來拒。友德擊敗之。生擒其將雙刀王等十八人。世貞遁去。遂克階州。進至文州。距城三十里。蜀人斷白龍江橋。以阻我師。友德督兵俯橋以渡。至五里關。蜀平章丁世貞等。復集兵據險。都督同知汪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死。友德怒。奮兵擊攻破之。世貞僅以數騎遁去。遂拔文州。

庚寅命永嘉侯朱亮祖爲征虜右副將軍率師助伐蜀○

癸卯傅友德克綿州

傅友德兵徇下江油彰明二縣。遂趨綿州。將至。友德乃選精銳鼓行而前。別遣都督僉事藍玉夜襲其壘。蜀守將向大亨軍驚擾。達旦。友德麾兵乘之。俄大風起。諸軍順風縱擊。蜀兵大敗。遂克綿州。龍驤衛指揮史鑑戰死。大亨走保漢州

五月乙卯詔兗江西秋糧○乙亥詔兗兩浙秋糧○六月壬午傅友德克漢州。

友德兵至漢州。阻水不得渡。乃命軍中造戰艦百餘艘。時蜀人雖失階文。猶恃漢水自固。及聞我師造舟進取。乃益震恐。已卯戰艦成。友德將進兵漢州。欲以軍中消息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暴漲。乃以水牌數千書克階文綿州日月。投漢江順流而下。蜀守者見之。爲之解體。初蜀人命僞丞相戴壽。僞太尉吳友仁等。悉衆守瞿塘以扼三峽之險。及聞友德破階文。擣江油。壽等乃與友仁分瞿塘守兵。還援漢州。以保成都。未至而友德舟師已逼漢州。向大亨悉兵戰于城下。友德遣驍騎擊敗之。既而壽等兵至。友德下令諸將曰。彼勞師遠來。聞向大亨兵敗。必洶洶。一戰可克也。乃親帥師迎擊壽等。大敗之。遂拔漢州。壽與大亨走城都。臨江侯陳德追擊又敗之。友仁走古城。友德乃以濟寧侯顧時守漢州。自將擊古城。又大敗其衆。友仁自古城遁還保寧。

辛卯德慶侯廖永忠克夔州。

先是中山侯湯和兵發歸州。進攻瞿塘關。以江水暴漲。駐師大溪口。上聞湯和欲候水平進師。恐其逗遛緩事。乃詔和曰。傳將軍率精銳冒險深入。克階文諸州。及青州果陽白水江之地。兵既越險次于平川。蜀人無險可恃。正當水陸並進。使彼首尾受敵。疲於奔命。平蜀之機正在今日。若候水退。然後進師。豈不失機悞事。且朕前日所以語爾者。獨不復記憶乎。何怯之甚也。德慶侯廖

永忠聞命即率所部先進和猶遲疑未決及得友德木牌於江流延進兵自白鹽山伐木開道由紙牌坊溪以趨夔州永忠兵至舊夔州先是僞蜀丞相戴壽等守瞿塘關及還兵內援乃留平章鄒興副樞飛天張守城至是聞永忠兵至出兵拒戰永忠分軍爲前後陣軍既接乃出後軍兩翼夾擊之興等大敗明日復併兵攻之擒其元帥龔興殺溺死者甚衆辛卯廖永忠進兵瞿塘關永忠以山峻水急而蜀人設鐵索飛橋橫據關口我舟不得進乃密遣壯士數百人昇小舟踰山度關以出其上流人持糗糧帶水筒以御渴山多草木令將士皆衣青簑衣魚貫山岩石間蜀人不知覺也度其已至乃率精銳出黑葉渡分爲兩道夜五鼓以一軍攻其陸寨一軍攻其水寨攻水寨將士皆以鐵裹船頭置火器而前黎明蜀人盡銳來拒永忠已破其陸寨矣既而將士昇舟出江者一時俱發上流楊旗鼓譟而下蜀人出不意大駭而下流之師亦擁舟前進發火筒火炮夾擊大破之其將鄒興中火箭死遂焚其三橋斷其橫江索擒同僉蔣達等八千餘人斬首千餘級溺死者無算飛天張鐵頭張等皆遁去永忠入夔州明日中山侯湯和兵亦至永忠乃與和分道並進和率步騎永忠率舟師約會于重慶

戊戌蜀僞平章丁世眞陷文州指揮僉事朱顯忠死之復

寇秦州敗走爲其帳下小校所殺

傅友德克文州留指揮僉事朱顯忠守之僞夏平章丁世眞令番寇數萬來攻顯忠戰而却之僞夏趙元帥復與世眞合兵攻城城中食且盡外援不至部下皆曰與其陷死地孰若出城求生路乎顯忠厲聲曰爲將守城城存與存城亡與亡豈有求活將軍耶詰旦世眞攻圍益急顯忠遂出兵東門拒戰而世眞復攻西門日日暮顯忠被傷裹瘡決戰力不支城破爲亂兵所殺千戶王均諒被執不屈蜀人磔之千文州東門初顯忠領士卒七百餘人及城破僅二百人既而友德調兵來援世眞棄城遁去事聞使祭顯忠均諒厚恤其家僞夏守金州九龍山寨平章俞思忠聞傅友德已克文階遂率其官屬軍民二千三百餘人詣軍門降獻良馬千匹友德遣人送思忠等至京上命還其馬賜第居京師仍賜思忠米五石錢六千餘各有差世眞復率其餘黨寇秦州攻圍五十餘日城中食盡括牛畜以食甕傅友德調兵來援遂擊走之世眞逃竄山谷自以拒敵官軍殺傷者多懼不敢出夜宿梓潼廟中爲帳下小校所殺及蜀平小校赴京言狀中書省臣奏請賞之上曰小校殺本管非義也何賞爲不許

以李信詹同爲吏部尚書

諭曰吏部銜鑑之司鑑明則妍媸無所遁衡平則輕重

得其當。蓋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賢否由吏部。卿等居持衡秉鑑之任。宜任公平。以辯別賢否。毋但庸庸碌碌。充位而已。

德慶侯廖永忠中山侯湯和至重慶明昇詣軍門降

永忠率舟師。自夔州乘勝抵重慶。是日次銅鑼峽。明昇與右丞劉仁等大懼。仁勸明昇奔成都。毋彭氏泣曰。事勢如此。縱往成都。不過延命旦夕。何益仁曰。然則奈何彭氏曰。大軍入蜀。勢如破竹。今城中軍民雖數萬皆膽破心怖。豈能効力。若敺之拒戰死傷必多。亦終不免也。不如早降。以免生靈於鋒鏑。明昇遂遣使詣永忠軍。全城納款。永忠以湯和軍未至。辭不受。癸卯。湯和至重慶。會永忠。以兵駐朝天門外。是日明昇面縛銜璧。與毋彭氏。及其右丞劉仁等。奏表詣軍門降。和受璧永忠解縛。承制撫慰。下令將士不得侵掠。撫諭戴壽何大亨等家。令其子弟。持書往成都招諭。遣指揮萬德。送明昇等并降表于京師。

壬寅故蒙古右丞張良佐左丞房暠遣使貢馬上蒙古所授印章宣勑金牌及獻賊殺劉益之賊

先是故元平章劉益。以遼東之地來降。朝廷遣斷事官吳立。往宣詔。置遼東衛於得利嬴城。以益爲指揮同知。未幾故元平章洪保保。馬彥翬。共謀殺益。良佐等。率部下擒彥翬殺之。保保走吶哈出營。遼東之衆。因推良佐

與高權衛事至是良佐以其事來聞仍上其事于中書省曰故指揮同知劉益總持戎旅鎮撫遼東知天命之有歸遂全師而款附寵承明詔賜以印章錫賚有光感懷無極蒙設遼東衛治俾之仍典鎮兵方盡小心遽罹凶禍賴多士之協心執渠魁而就戮乃推良佐等暫權衛事統率諸軍顧才德之劣微懼弗堪於荷負況本衛地方遼遠僻處海隅肘腋之間皆爲敵境其元平章高家奴固守遼陽山寨知院哈剌張屯駐瀋陽古城開元則有丞相也先不花之兵而金山則有太尉吶哈出之衆彼此相依互爲聲援今洪保保逃往其營必有搆兵之釁乞留朝廷所遣斷事吳立鎮撫軍民先將擒到逆黨八丹知院僧兒械送京師及前遼陽行省山東行樞密院銀印各一軍民大小衙門銅印八十五并各官所授前元宣勑金牌納上右丞相汪廣洋等以聞上以吳立張良佐房昌爲遼東衛指揮僉事其餘將校從本衛定擬職名奏聞銓注

戊申製宴享九奏樂章

吏部尚書詹同禮部尚書陶凱製宴享九奏樂章成上之其曲一曰本大初二曰仰大明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六龍六曰泰階平七曰君德成八曰聖道成九曰樂清寧先是上厭前代樂章率用諛詞以爲容悅甚者鄙陋不稱乃命凱等更製其詞既成上命協音

律者歌之謂侍臣曰禮以道敬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爲治元時鼓樂俱廢惟洮詞豔曲更唱迭和又使胡虜之聲與正音相襍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飾爲舞隊諸戲殿廷殊非所以道導中和崇治體也今所製樂音頗協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流俗誼譟淫褻之樂悉屏去之

秋七月辛亥編存心錄成

上謂諸儒臣曰朕聞歷代賢君事神之道罔不祇肅故百靈効祉休徵類應及乎衰世之君罔知攸敬違天慢神非惟感召災譴而國之禍亂亦由是而致朕爲是懼每於臨祭必誠必敬惟恐未至故命卿等編此書欲示鑒戒夫水可以鑒形古可以鑒今是編所載善惡豈惟行之於今將俾子孫以爲法守

遣使賫書諭呐哈出

遼東衛遣人奏言元將呐哈出據金山擾邊爲遼陽患乞益兵以備乃遣黃儔賫書諭呐哈出曰前者萬戶黃儔回聞將軍威震遼左英資如是足以保定一方然既往不復君子當察昔在趙宋君主天下立綱陳紀黎庶莫安逮至末年權綱解紐故元太祖興于朔方世祖入統中國此皆天道非人力也元之疆宇非不廣人民非不多甲兵非不衆城郭非不堅及紅巾起于汝潁羣盜徧于中原僞名僭號者繼出小明王稱帝于亳徐眞一

稱帝于蘄陳友諒稱帝于九江。張士誠稱王於姑蘇。明昇稱帝于西蜀。彼四帝一王皆擁兵數萬。割據中夏。踰二十年。朕本淮民。爲羣雄所逼。因集衆禦亂。遂渡江與將軍會于太平。比待他俘。特加禮遇。且知將軍爲名家。故放北歸。今又十七年矣。朕見羣雄無成。調兵四出。北平中原。南定閩越。東取方氏。西收巴蜀。四帝一王。皆爲俘虜。惟元君奔北。自亡華夷悉定。天下大安。此天命。非人力也。近聞將軍居金山。大張威令。吾兵亦守遼左。與將軍旌旗相望。將軍若能遣使通問貢獻。姑容就彼顧其水草。猶可自逞一方。不然。胡無百年之運。大厦既傾。非一木可支。釁之後先。惟將軍自思之。儔至金山。吶吟

出拘留不遣。

遣使命魏國公徐達自北平往山西操練士馬

徐達駐師北平。以沙漠既平。徙北平山後之民三萬五千八百戶。一十九萬七千二十七口。散處衛府籍爲軍者給衣糧。籍爲民者給田以耕。至是命往山西操練士馬。諭之曰。凡爲國者貴有備。有備則無患。古人當平康之時。克詰戎兵。內以安國家。外以制四夷。況山西地近胡虜。尤不可無備。故命卿帥諸將校。繕脩城池。訓練士卒。如調遣征進。迤西等處。從便行之。其太原蔚朔大同東勝軍馬。及新附韃靼官軍。悉聽節度。

定置遼東都指揮使司以馬雲葉旺爲都指揮使吳泉馮

祥爲同知王德爲僉事總轄遼東諸衛軍馬
上以劉益之變而元臣吶哈出等未附故命雲等鎮之
仍遣雲諭祭劉益
庚申穎川侯傅友德克成都
友德兵圍成都。戴壽向大亨等出戰。以象載甲士。列于
陣前。友德命前鋒。以火器衝之。象却走。壽兵蹴藉死者
甚衆。會湯和遣人報重慶之捷。壽等亦得家書。聞重慶
已降。而室家皆完。乃籍府庫倉廩。遣其子詣軍門納款
友德許之。翌日壽率其屬降。友德按兵入自東門。得士
馬三萬。分兵徇下川屬州縣之未附者。崇慶知州尹善
清拒戰。擊敗斬之。判官王桂葉。遂率耆民詣軍中降。

詔立祠祀元御史大夫福壽
先丙申歲。王師下建康。或勸福壽遁。福壽曰。我臺憲重
臣。與城存亡。竟死之。上謂中書省臣曰。朕渡江以來。元
之守臣。如御史大夫福壽。伏義守職。保障其民。以身徇
國。雖無甲兵外援。而能臨難不避。可謂忠臣矣。宜立祠
令有司歲時致祭。
謫國子祭酒魏觀爲龍南知縣司業宋濂爲安遠知縣
濂上孔子廟堂議曰。世之言禮者。咸取法於孔子。不以
古之禮祀孔子。褻祀也。褻祀不敬。不敬則無福。奈何今
之人與古異也。古者立人西向。几筵在西也。漢章帝幸
魯祠孔子。帝西面再拜。開元禮。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

獻官西向。猶古意也。今襲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南面。非神道尚右之義矣。古者木主棲神。天子諸侯廟皆有主。大夫束帛。士結茅爲菆。無像設之事。開元禮。設先聖神座於堂上兩楹間。先聖東北皆莞席。尚掃地而祭也。今因開元八年之制。搏土而肖像焉。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古者灌鬯焫蕭。求神於陰陽也。今用熏薌代之。非簡乎。古者朝覲會同。郊廟祭饗。皆設庭燎。司烜共之。火師監之。示嚴敬也。今以秉炬當之。非瀆乎。又古之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謂之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也。又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釋奠必有合。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不合也。當是時。學者各祭其先師。非其師弗學。非其學弗祭。學校既廢。天下莫知所師。孔子集群聖之大成。顏曾思孟。實傳其道。尊之以爲先聖先師。而通祀於天下固宜。若七十二子。止於國學設之。庶幾弗悖禮意。開元禮。國學祀先聖孔子。以顏子等七十二賢配。諸州惟配顏子。今以荀況之言性惡。楊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莊老。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喪。馬融之黨附勢家。亦厠其中。吾不知其何說也。古者立學。專以明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王不先不窟。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尚祖也。今

回參伋。坐饗堂上。而其父列食於廡間。顛倒彝倫。莫此爲甚。吾不知其何說也。古者士見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時祭皆釋奠。今專用春秋非矣。釋奠有樂無聲。釋菜無樂。是二釋之重輕。以樂之有無也。今襲用魏漢律所制大晟樂。乃先儒所謂亂世之音。可乎哉。古者釋奠釋菜。名義雖存。而儀注皆不可考。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爲詳。所謂三獻獻後各飲福。即尸酢主人主婦及賓之義也。今憚其煩。唯初獻得行之可乎哉。他如廟制之非宜。冕服之無章。器用襍乎雅俗。升降昧乎左右。此類甚多。雖更僕不可盡。若乃建安熊氏。欲以伏羲爲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次而列焉。皐陶伊尹太公周公暨稷契夷益傅說箕子。皆天子公卿之師式。宜秩祀天子之學。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爲通祀。則自天子下達。苟如其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汨於醫師。太公不辱於武夫矣。昔周立四代之學。學有先聖。虞庠以舜。夏學以禹。殷學以湯。東膠以文王。復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爲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學之法也。上不喜。謫濂安遠知縣。祭酒魏觀。亦以考禮稽緩皆謫。

遣佛菻國故民梲古論持詔以即皇帝位號國太明建元洪武諭其國王○占城國王阿答阿者遣使奉表來朝

表言安南侵其土境。乞賜兵器。樂器。樂人。俾安南知占

城乃聲教所被輸貢之地不敢欺凌上命中書省移咨其國已令安南卽日罷兵爾國亦宜各保疆土所請兵器似助爾相攻非撫安之義樂器樂人語音有異難以發遣若爾國有習樂語可教音律者選數人赴京習之并諭福建行省占城海舶貨物皆免其征以示懷柔之意

蜀明昇至京朝見授歸義侯賜居第于京師○淮安侯華雲龍統兵雲州檛故蒙古平章僧家奴而還○八月癸巳淳泥國王馬合謨遣使進表箋貢方物○己亥江夏侯周德興等克保寧

先是上遣使諭中山侯湯和等曰爲將貴審機而重擧敵古云雖有智慧不如乘勢今全蜀已下惟吳友仁尚據保寧倘旦夕之命乘機而取之此破竹之勢無不克者將軍徘徊不進何以總軍政寄國命乎和等聞詔始遣周德興會傅友德兵克其城執吳友仁械送京師蜀地悉平

已酉高州海寇羅子仁等作亂通判王名善以被執不屈死雷州衛遣千戶黃青討平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庚申三佛齊國王馬哈剌札八剌十遣使奉金表貢方物○冬十月庚辰令天下遇有災變卽以實聞

上謂省臣曰祥瑞災異皆上天垂象然人之常情聞祯祥則有驕心聞災異則有懼心朕嘗命天下勿奏祥瑞

若災異即時報聞尚慮臣庶罔體朕心遇災異或匿而不舉或舉不以實使朕失致謹天戒之意中書其諭天下遇有災變即以實上聞○上嘗謂丞相汪廣洋曰朕觀前代人君多喜佞諛以飾虛名甚至臣下詐爲瑞應以恣矯誣至於天災垂戒厭聞于耳如宋眞宗亦號賢君初相李沆日聞災異其心猶存警惕厥後澶淵既盟大臣首啓天書以侈其心羣下曲意迎合苟圖媚悅致使言祥瑞者相繼於途獻芝草者三萬餘本朕思凡事惟在於誠況爲天下國家而可僞乎爾中書自今凡祥瑞不必奏如災異及蝗旱之事即時報聞廣洋叩首曰陛下敬天勤民孰大於此非惟四海蒼生蒙福誠爲聖子神孫萬世之謨訓也臣謹奉詔旨○上嘗御奉天門謂吏部尚書詹同曰論行事於目前不若鑒之於往古卿儒者宜知先古帝王爲治之道試爲朕言之同對曰古先帝王之治無過於唐虞三代可以爲法也　上曰三代而上治本於心三代而下治由乎法本於心者道德仁義其用爲無窮由乎法者權謀術數其用蓋有時而窮然爲治者違乎道德仁義必入于權謀術數甚矣擇術不可不愼也○上嘗與廷臣論刑法御史中丞陳寧曰法重則人不輕犯吏察則下無遁情　上曰不然法重則刑濫吏察則政苛鉗制下民而犯者必衆鉤索下情而巧僞必滋夫壘石之岡勢非不峻而草木不茂

金鐵之溪水非不清而魚鼈不生古人立法置刑以防
惡衛善故唐虞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不犯秦有
鑿趾抽脅之刑慘夷之誅而囹圄成市天下怨叛所謂
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今施重刑而又委之察吏則
民無措其手足矣朕聞帝王平刑緩獄而天下服從未
聞用商韓之法可致堯舜之治也寧慚而退

辛未諭省府臺臣謹備胡戎

上御奉天門諭省府臺臣曰海外蠻夷之國有爲患於
中國者不可輒自興兵古人有言地廣非久安之計民
勞乃易亂之源如隋煬帝妄興師旅征討琉球殺害夷
人焚其宮室俘虜男女數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
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虛名自敝中土載諸史冊爲後
世譏朕以諸蠻夷小國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爲中
國患者朕決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爲中國患不可不
謹備之耳卿等當記所言知朕此意○上嘗觀大學衍
義至晁錯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眞德秀
釋之曰人君不窮兵黷武則能生之而不傷顧謂侍臣
曰晁錯之言其所該者廣眞氏之言其所見者切古人
云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朕每臨行陣觀兩軍
交戰出沒於鋒鏑之下呼吸之間創殘已甚心甚不忍
嘗思爲君恤民所重者兵與刑耳濫刑者陷人於無辜
黷兵者驅人於死地有國者所當深戒也○上嘗與侍

臣論孫子或曰武之書自易以及難其法先粗而後精其言約而要故叩之而益隱或曰武之術其高者在於用常而知變若實在彼則變而爲虛虛在此則變而爲實機妙莫測此用武之權衡千古不可易也或又曰武之術以詭道勝至於終篇而用間曰計以情而生情以間而得苟遇不可間之君無可乘之隙將何以得其情哉人各持其說　上曰以朕觀之武之書雜出於古之權書特未純耳其曰不仁之至非聖之主此說極是若虛實變詐之說則淺矣苟君如湯武用兵行師不待虛實變詐而自無不勝虛實變詐之所以取勝者特一時詭遇之術非王者之師也然則術終亦窮

耳蓋用仁者無敵特術者必亡觀武之言與其術亦有相悖武之書必有所受而武之術則不能盡如其書也

癸巳日本國王良懷遣其臣僧祖來進表箋貢方物

先是遣趙秩等往日本國宣諭秩泛海至析木崖入其境關者拒勿納秩以書達其王王乃延秩入秩諭以中國威德而詔旨有責讓其不臣中國語王曰吾國雖夷狄僻在扶桑未嘗不慕中國之化而通貢奉惟蒙古以戎狄涖華夏而以小國視我我先王曰我夷彼亦夷也乃欲臣妾我而使其使趙姓者詆我以好語初不知其覘國也既而使者所領水犀數十艘已環列於海崖頻天地之靈一時雷霆風波漂覆幾無遺類自是不與通

者數十年。今新天子帝華夏。天使亦姓趙。豈昔蒙古使者之雲仍乎。亦將詐以好語而襲我也。命左右將殺之。秩不爲動。徐曰。今　聖天子神聖文武。明燭八表。生于華夏而帝華夏。非蒙古比。我爲使者。非蒙古使者後爾若悖逆不吾信。卽先殺我。則爾之禍。亦不旋踵矣。我朝之戰艦雖蒙古戈船百之兵。天兵也。無不一當百。我不當其一。況天命所在。人孰能違。豈以我朝之以禮懷爾者比耶。於是其王氣沮。下堂延秩。禮遇有加。至是奉表箋稱臣。遣祖來隨秩入貢。詔賜諭指揮郭英等保身與家之道

上御武樓。指揮郭英等侍。上謂英等曰。朕嘗思保天下。汝等能思保身家乎。英曰。臣性至愚。亦嘗念及此。上曰。朕命軍士往臨濠造宮殿。汝等又役之爲私室。是保身家之道與。英等駭愕請罪。上曰。朕每思所以保汝輩之道。汝輩乃不思保其身。誠愚也。昔朕皇考嘗言。凡人守分植財。如置田穫穡。歲有常入。用之無窮。若悖理得財。如貪官汚吏。獲利雖博。有喪身亡命之憂。今汝等有動勞於國。朕旣酬以爵祿。是卽恒業。能守而勿失。子孫永賴。不然。將無後憂乎。英等頓首謝曰。陛下訓飭臣等切至。銘刻不敢忘也。

召龍南知縣魏觀安遠知縣宋濂以爲禮部王事○命官

吏犯贓罪者無貸

初元末政弊仕進者各賂遺權要邀買名爵下至州縣簿書小吏非財賂亦無得而進及至臨事輒蠹政鬻獄大爲民害上深知其弊嘗曰此弊不革欲成善治終不可得故有是令

詔靖海侯吳禎籍方國珍所部溫台慶元三府軍士及閩秀山無田糧之民嘗充船戶者隸各衛爲軍

凡十一萬一千七百三十人

征西將軍中山侯湯和征虜前將軍潁川侯傅友德等還京論功行賞

詔潁川侯傳友德統大軍冒越險阻首克階文破綿漢成都克保寧諸郡德慶侯廖永忠破瞿塘下重慶致明昇出降二人功最大各賞白金二百五十兩綵段二十表裏濟寧侯顧時臨江侯陳德等都督僉事何文輝金朝興等及各指揮千百戶鎮撫總小旗軍士各賞有差

惟營陽侯楊璟南雄侯趙庸永嘉侯朱亮祖不與賞上諭璟等曰爾三人不賞亦能自知其過乎楊璟粗識文字命爾統軍屢嘗失利兵法云知已知彼百戰百勝添寵減寵人莫我知爾乃輕信敵人詭計輒使黃永謙往彼使知我虛實雖錡釜之數亦盡知之爾嘗從克保寧當有微賞然爾先於潞州失陷軍馬及攻瞿塘屢屯寨久不能克進攻瞿塘又致覆敗較之破保寧之功不足以掩

過趙虜從克李逢春寨。及下保寧。亦有徼勞。然中山疾
調遣率兵取桑植容美洞。會江夏疾合攻覃屋寨。至中
道而還。向非曹良臣老於行陣。功何由成。今不汝罪。恩
亦至矣。朱亮祖比至重慶而城已下。雖有跋涉之勞。而
擅杖殺軍校。罪浮于功。賞何可得。爾等宜益自脩省。奮
志勉力。以圖後功。璟等皆頓首謝。明日上復諭中山疾
湯和曰。朕前者命爾統師伐蜀。爾乃駐兵歸州逗遛不
進。非頴川疾越關渡險。直入劒閣。致戴壽撤瞿塘之兵。
還援漢州。德慶疾因得乘虛攻破瞿塘。則西蜀何由可
下。後攻保寧。又不勇往。爾朕舊人。自濠梁相從。軍功不
細。宜爵爾爲公。緣功過不相掩。封爾爲第一疾爵。今又
不能自奮而使他將得上功。朕甚爲爾惜之。朕之論功
行賞。如衡鑑之於物。無少差爽。必合於大公至正之道。
雖欲爾私。不可得也。和叩頭謝曰。陛下屬臣以大任。而
臣愚劣。失機緩事。死有餘責。陛下天地之量。宥而不誅。
臣已過望。況敢希重賞乎。
遂漢中知府曹震至京詔釋之。
初震在漢中。多善政。值大軍平蜀之後。陝西旱饑。漢中
尤甚。鄉民多聚爲盜。莫能禁戢。是時府倉儲糧十餘萬
石。震即日發倉令民受粟。具以狀奏聞。自是攘竊之盜
與隣境之人來歸者。令爲保伍。驗丁給之。賴以全活者
甚衆。至秋大熟。民悉以粟還倉。上聞而嘉之。至是以他

事被逮。上曰。震良吏也。釋之以爲牧民者勸。震初爲吉水州知州。亦以寬惠愛民有善政。後累官至戶部尚書。

詔定官民揖拜禮

上以軍民行禮。尚循胡俗。飲宴行酒多以跪拜爲禮。乃命省臣及禮部官定爲儀式申禁之

壬子洪武五年春正月壬子置親王護衛指揮使司○瑣里國王卜納的遣使奉金葉表貢方物并繪其土地山川以獻

上謂中書省臣曰。西洋瑣里。世稱遠番。涉海而來。難計年月。其朝貢無論疏數。厚往而薄來可也。於是賜卜納的大統曆及金織文綺紗羅。使臣幹的赤剌丹八兒山等文綺紗羅有差。

癸丑遣翰林待制王禕齎詔諭雲南

詔曰。朕惟天生斯民。必立之君以撫治之。曩者元君失政。海內鼎沸。疆宇爪分。其姦盜據境土。擅生殺者不可勝數。生民塗炭十有七年。朕起布衣。提義師開基江左。命將四征。西平陳友諒。東縛張士誠。南下閩粵。北靖幽燕。遂爲臣民推戴。卽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是用遣使外夷播告朕意。使者所至。蠻夷酋長莫不稱臣入貢。惟爾梁王把都平章段光。都元帥段勝守鎮雲南。亦嘗遣人告諭。不意蜀戴壽等憑恃險隘。扼絕中道。致使朕意不達。爾土去

年遂興問罪之師。分命大將軍。率馬步舟師。水陸並進。直抵重慶。明昇面縛。啣璧出降。繼平成都。生擒戴壽。即其郡邑。設置官守。西土既寧。復遣使往諭爾等。尚恐未達。今因北平送至蘇成稱爲爾等北使之人。故復遣齎詔往諭。朕雖不德。不及我中國古先聖王。使四夷懷服。然不可不使天下周知。故茲詔諭。爾其悉之。禕至雲南。梁王久留不遣。

甲子遣使楊載以建國大明建元洪武諭琉球知之○賜魏國公徐達曹國公馮勝交阯弓五十彤弓百

上謂之曰。古者諸侯有四夷之功。則賜之弓矢。卿等宣力四方。故有此賜。達笠帽謝何以當。上曰。古人有言。善有章。雖賤賞也。惡有釁。雖貴罰也。卿等開國之臣。其章大矣。故賜以此。不爲過也。

徙歸德侯陳理歸義侯明昇于高麗

陳理明昇居常鬱鬱不樂。頗出怨言。上聞之曰。此童孺輩言語小過。不足問。但恐爲小人蠱惑。不能保其始終。宜處之遠方。則釁隙無自至。可始終保全矣。於是徙之高麗。遣元樞密使延安答理護送而往。仍賜高麗王紗羅文綺俾善待之。

詔犯罪當謫兩廣充軍者俱發臨濠屯田○命靖海侯吳禎率舟師運糧遼東以給軍餉○命禁下第舉人不許擅

拾王司

上謂禮部臣曰。近代舉人。不中程式。多不省已自脩。以圖後進。往往摭拾王司細故詬毀。以逞私忿。禮讓廉耻之風。不立。今後有此者罪之。

遣魏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宋國公馮勝分道征王保保

上御武樓。與諸將臣簒詩邊事。中書左丞相魏國公徐達曰。今天下大定。民庶已安。北虜歸附者相繼。惟王保保出沒邊境。今復遁居和林。臣願鼓率將士以勦絶之。上曰彼朔漠一窮寇耳。終當絶滅。但今敗亡人衆遠處絶漠。以死自衛。困獸猶鬬。況窮寇乎。姑置之。諸將曰。王保保狡猾詐。使其在終必爲寇。不如取之。永清沙漠。上曰。卿必欲征之。須兵幾何。達曰。得兵十萬足矣。上曰兵須十五萬。分三道以進。於是命達爲征虜大將軍出中路。曹國公李文忠爲左副將軍出東路。宋國公馮勝爲征西將軍出西路。　上戒曰。卿等力請北伐。忽氣甚銳。然古人有言。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今兵出三道。大將軍由中路。出鴈門。楊言趨和林。而實遲重。致其來擊之。必可破也。左副將軍由東路。自居庸出。應昌以捨其不備。必有所獲。征西將軍由西路。出金蘭。取甘肅以款其兵。令虜不知所爲。乃善計也。卿等宜益思戒愼。不可輕敵。達等遂受命而行。

命衛國公鄧愈江夏侯周德興江陰侯吳良分道討古州
田州澄州等處洞蠻

鄧愈兵至澄州。遣楊璟討散毛柿溪赤溪安福等三十
九洞平之。吳良攻五開銅鼓潭溪古州諸蠻。誅其首惡
撫其餘黨。凡平二百二十三洞。籍其民一萬五千。收集
逃散士卒四千五百四十人。周德興等討婺鳳安田等
州諸洞蠻。悉平之。各班師還京。

二月己卯諭羣臣各盡其職

上諭羣臣曰。凡居官者。在大小雖不同。要皆盡其職
而已。昔范文正公居位。凡日之所爲。必求與食相稱。或
有不及。明日必補之。其心始安。賢人君子於國家。蓋心
如此。朝廷豈有廢事。天下安得不治。元之將亡。內外諸
官。皆安於苟且。不脩職事。惟日食肥甘。因循度日。凡生
民疾苦。政事得失。略不究心。由是紀綱廢弛。民心日離。
遂致土崩。此皆近事。可爲明鑑。朕每夜不安寢。未明視
朝。常恐天下之事。或有廢怠不舉。民受其弊。卿等當體
朕懷。夙夜盡心。能脩厥職。則無負國家。異日垂名青史。
豈不美乎。

丙戌安南陳叔明遣使朝貢却之

陳叔明遣其臣阮汝霖來朝。奉表貢馴象。禮部已受其
表。將入見。主事曾魯取其副視之曰。前王乃陳日燇。今
表曰叔明。必有故也。亟白尚書詰之。蓋叔明逼死日燇。

而奪其位。懼朝廷致伐。故托脩貢以覘意。汝霖不敢隱具言之。　上曰。島夷何狡猾如是。却其貢不受。

定四川茶鹽之制

戶部言四川產巴茶。凡四百七十七處。茶二百三十八萬六千九百四十三株。茶戶三百一十五。宜依定制。每茶十株。官取其一。徵茶二兩。無戶茶園。令耨種。以十分爲率。官取其八。歲計得茶一萬九千二百八十斤。令有司貯候西番易馬。從之。○戶部言四川鹽井。計一千四百五十六處。已開煎三百八十處。其未開者一千七十六處。遂命會計各郡邑軍民歲食。及鹽馬司市馬歲額之數煎辦。餘井並塞之。○四川茶鹽都轉運司。言碉門永寧筠連諸處。所產之茶。各剪刀粗葉。惟西番夷獠用之。自昔商販。未嘗出境。既非茶馬司巴茶之比。宜別立茶局。徵其稅。易紅纓氊衫。朱布椒蠟。可資國用。其居民所收之茶。亦宜依江南茶法。於所在官司。給引販賣。公私便之。今擬設永寧茶局一。曰界首鎮。歲收茶一十八萬八千斤。雅州茶局一。曰碉門。歲收茶四十一萬一千六百斤。成都茶局三。曰灌州。歲收茶七千四百三十斤。曰安州。歲收茶一萬三千一百七十斤。曰筠連州。歲收茶二十九萬六千二百八十斤。既收則徵其什一於官。詔從之。

高麗國王王顓請遣子弟入太學

其詞曰秉彝好德。無古今愚智之殊。用夏變夷。在禮樂詩書之習。故我東夷之人。自昔以來。皆遣子弟入太學。不惟知君臣父子之倫。亦且仰聲明文物之盛。伏望皇上察臣向化之誠。使互鄉之童。得齒虞庠之冑。不勝慶幸。　上顧謂中書省臣曰。高麗欲遣子弟入學。此亦美事。但其涉海遠來。離其父母。未免彼此懷思。爾中書宜令其國王。與羣下熟議之。爲父兄者。果願遣子弟入學。爲子弟者。果聽父兄之命。無所勉强。卽遣使護送至京。或居一年。或半年。聽其歸省也。

二月命禮部重定官民相見禮。

先是元俗。官僚相見。輒跪一足以爲禮。拜則以叩頭爲致敬。既拜復跪一足。屬官下人。見上司官長。與爲禮卽引手於後。退却若避之然。上甚厭之。自卽位初。卽加禁止。然舊習不能盡革。至是復定爲儀節。令頒示之。上謂禮部臣曰。禮者所以美教化而定民志。成周設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夫制中莫如禮。脩政莫如禮。故有禮則治。無禮則亂。居家有禮。則長幼序而宗族和。朝廷有禮。則尊卑定而等威辨。元以夷變夏。民染其俗。先王之治幾乎熄矣。而人情狃於淺近。未能卒變。今命爾稽考典禮。合於古而宜於今者。以頒布天下。俾習以成化。庶幾復古之治也。

○都督藍玉遇王保保於

土剌河擊敗走之○夏四月宣化盜起劫南寧府詔發廣西官軍討平之

初南寧指揮僉事左君弼。覈民之無籍者爲軍。又縱所部軍士。入山伐木。民多驚擾。遂相搆爲盜。至是討平之。斬首百餘級。生擒二千八百餘人。獲馬五十疋。仍命大都督府按罪君弼。而禁戢其卒。

詔天下舉行鄉飲酒禮

上以海內宴安。思化民復古。乃詔禮部取儀禮。及唐宋之制。周官讀法之旨。參定鄉飲禮儀。頒行之。

大將軍徐達及虜兵戰于嶺北敗績○中書右丞王溥以建言物異來言斥之

王溥遣人來言。近督工取材木。建昌蛇舌巖。衆兒巖。上有衣黃衣者。歌曰。龍蟠虎踞勢岧嶤。赤帝重興勝六朝。八百年終王氣復。重華從此繼唐堯。其聲如鐘。歌已。忽不見。上曰。明理者非物怪可惑。守正者非讖諱可干。漢之文成五利。足以爲戒。事涉妖妄。豈可信耶。

天旱命宮中蔬食遂大雨

夏至祭地祇於方丘。禮畢還宮。皇后妃嬪見。上曰。方農時天久不雨。秧禾尚未入土。朕恐民之失望也。甚憂之。汝等宜皆蔬食。自今日始。俟雨澤降。復常膳如故。於是宮中自后妃而下。皆蔬食。是夜大雨。詰旦水深尺餘。皇后具冠服賀。且曰。妾事陛下二年。每見愛民之心。拳拳

於念慮之間。今茲大旱。陛下誠言所孚。天心感格。遂致雨澤之應。民得足食。妾敢進賀。上曰。人君所以養民也。民與君同一體。民食有缺。吾心何安。幸上天垂念。穫茲甘雨。吾何德以堪。皇后能同心憂勤。天下國家所賴也。

六月定宮官禁令○命禮部議宮儀女職之制

禮部具陳周制。後宮設內官以贊內治。漢制設內官一十四等。凡數百人。唐制設六局二十四官。凡一百九十人。女使五十餘人。皆選良家子女充之。上以爲古者所設過多。宜防女寵。垂法將來。乃命重加裁定。遂定設六局一司。局曰尚宮。曰尚儀。曰尚服。曰尚食。曰尚寢。曰尚功。司曰宮正。尚寶局。則總行六尚之事。尚宮局。掌導引中宮。總司紀司言司簿司閨之事。尚儀局。掌禮儀起居總司籍司樂司賓司贊之事。尚服局。掌官內服用。總司寶司衣司仗司飾之事。尚食局。掌供內膳總司饌司醞司藥司供之事。尚寢局。掌燕寢總司設司輿司苑司燈之事。尚功局。掌督女工。總司製司珎司綵司計之事。宮正司。掌戒令責罰之事。凡官七十五人。女使十八人。比古減一百四十人。

戊寅征西將軍馮勝左副將軍傅友德師至甘肅故蒙古將上都驢隊

初勝等師次蘭州。友德先率驍騎五千。直趨西涼。遇元失剌罕之兵。戰敗之。至永昌。又敗元太尉朵兒只巴。于

忽剌罕口。大獲其輜重馬牛。進至掃林山。勝等師亦至。共擊走胡兵。友德手射死其平章卜花。追斬其鄰四百餘人。降太尉鎖納兒加。平章管著等。至是上都驍知大軍至。率所部吏民八百三十餘戶。迎降。勝等撫輯其民。留官軍守之。遂進至亦集乃路。守將卜顏帖木兒。全城降。師次別駕山口。元岐王朶兒只班遁去。追獲其平章長加奴等二十七人。及馬駝牛羊十餘萬。友德復引兵至瓜沙州。又敗其兵。獲金銀印。馬駝牛羊二萬而還。

癸巳定六部職掌

吏部掌天下官吏。選法封勳考課之政。其屬有三。一曰總部。掌考校賞賜祿秩。三曰金部。掌課程市舶庫藏錢帛茶鹽。四曰倉部。掌漕運軍儲出納料量。禮部掌天下禮儀祠祭燕享貢舉之政。其屬有四。一曰總部。掌禋祭醫藥喪葬僧道度牒。三曰膳部。掌燕享。四曰主客部。掌貢獻建言四夷朝貢賞賚。兵部掌天下武選廐驛甲仗之政。其屬有三。一曰總部。掌軍務符驗巡檢。二曰職方部。掌城池郵置烽堠四夷歸化。三曰駕部。掌廐簿馬政車輅驛傳兵器。刑部掌天下刑法。及徒隸勾覆關禁之政。其屬有四。一曰總部。掌律令獄具盜賊鬪毆稱冤。二曰

戶部掌天下戶口田土貢賦經費錢課之政。其屬有四。一曰總部。掌考校賞賜祿秩。三曰金部。掌課程市舶庫藏錢帛茶鹽。四曰倉部。掌漕運軍儲出納料量。禮部掌天下禮儀祠祭燕享貢舉之政。其屬有四。一曰總部。掌禋祭醫藥喪葬僧道度牒。三曰膳部。掌燕享。四曰主客部。掌貢獻建言四夷朝貢賞賚。兵部掌天下武選廐驛甲仗之政。其屬有三。一曰總部。掌軍務符驗巡檢。二曰職方部。掌城池郵置烽堠四夷歸化。三曰駕部。掌廐簿馬政車輅驛傳兵器。刑部掌天下刑法。及徒隸勾覆關禁之政。其屬有四。一曰總部。掌律令獄具盜賊鬪毆稱冤。二曰

都官部掌徒流戒諭審決三曰比部掌贓罰凡犯錢糧
戶婚田土茶鹽之法者四曰司門部掌門禁軍政關渡
捕亡詐僞略誘工部掌天下百工屯田山澤之政其屬
有四一曰總部掌城垣工匠二曰虞部掌捕獵窑冶衡
冶軍需造紙鼓鑄三曰水部掌水利水害壩閘橋梁舟
車四曰屯田部掌屯田圻岸廨舍竹木薪炭各部
設郎中員外郎主事分掌其事而以尚書侍郎總其政
務

左副將軍李文忠及虜兵戰于阿魯渾河大破走之
文忠率都督何文輝等兵至口溫之地虜聞之夜棄管
遁獲其牛馬輜重無算遂進至哈剌莽來虜部落驚潰
復進至臚朐河文忠諭將士曰兵貴神速宜乘勝追之
千里襲人難以重負於是留部將韓政等守輜重命士
卒人持二十日糧兼程而進至土剌河虜將蠻子哈剌
章覘知之悉騎渡河設陣以待文忠督兵以戰戰數合
虜稍却復進至阿魯渾河虜兵益衆時戰不已文忠馬
中流矢急下馬持短兵接戰從者劉義直前奮擊以身
蔽文忠指揮李榮見事急以所乘馬授文忠自奪虜騎
乘之文忠策馬橫槊麾衆更進於是士卒鼓勇皆殊死
戰虜遂敗走獲人馬以萬計追至青海虜兵又集文忠
勒兵據險椎牛享士縱所獲馬畜于野示以閑暇居三
日虜疑有伏不敢逼乃遁去文忠亦引還夜行失故道

至桑歌兒麻。士卒無水渴甚。文忠默禱於天。忽所乘馬跑地長鳴。泉水湧出。人皆以爲天助云是役也。宣寧侯曹良臣驍騎左衛指揮使周顯。振武指揮同知常榮。神策衛指揮使張耀。俱戰歿。

句容縣民獻嘉瓜二同蔕而生

上御武樓。中書省。率百官進禮部尚書陶凱奏曰。陛下臨御同蔕之瓜。產於句容。句容陛下祖鄉。實爲禎祥。蓋由聖德和休。國家協慶。故雙瓜連蔕之瑞。獨見如此。以彰陛下保民愛物之仁。非偶然者。上曰。草木之瑞。如嘉禾並蓮。合歡連理。兩岐之麥。同蔕之瓜。皆是也。卿等以此歸德於朕。朕否德不敢當。縱使朕有德。天必不以一物之禎祥示之。苟有微過。必垂象以譴告。使我克謹其身。保民不至於禍殃。且草木之祥。生於其土。亦惟其土之人應之。於朕何預。若盡天地間。時和歲豐。乃王者之禎。故禎祥不在於微物。遂爲贊。賜其民錢千二百。

作鐵榜申誡公侯

詞曰。朕起布衣。賴股肱宣力。平定天下。既已論功行賞。封爲公侯。錫以鐵券。頒以重祿。令傳子孫。共享太平。尚慮公侯之家。奴僕人等。習染頑風。冒犯國典。今以鐵榜申明律令。朕諭卿等。除親屬別議外。凡奴僕一犯。即用究治於爾家。無所問。敢有恃功藏匿犯人者。比同一死斬罪。爾等各宜謹守其身。嚴訓于家。以稱朕始終保全

之意。其目有九。一凡內外各指揮千百戶鎮撫并總小旗。不得私受公侯金帛衣服錢物。二凡公卿等官。非奉特旨。不得私役官軍。三凡公侯之家。不得强占官民山蕩河泊茶園蘆蕩及金銀銅錫鐵冶。四凡內外各衛官軍。非當出征之時。不得輒於公侯門首。侍立聽候。五凡公侯之家。管庄人等。不得倚勢在鄉。欺毆人民。違者刺面劓鼻。家產籍沒入官。聽使之人。皆發南寧充軍。六凡公侯之家。屯田佃戶。管庄幹辦。火者奴僕。及其親屬人等。倚勢凌民。侵奪官產財物。並依倚勢欺毆人民處斷。七凡公侯之家。除賜定儀仗戶。及佃田人戶。已有名額報籍在官。敢有私托門下。影蔽差徭者斬。八凡公侯之家。不許倚恃權豪。欺壓良善。虛錢實契。侵奪人田地房屋孳畜。九凡公侯之家。不得受諸人田土。及朦朧投獻物業。

命工部造紅牌鐫戒諭后妃之辭懸於宮中○秋七月中山侯湯和及虜兵戰于斷頭山敗績平陽左衛指揮同知章存道死之○高麗王顓請發兵討耽羅國賜璽書止之

高麗王。遣其尚書吳季南于溫。奉表貢馬及方物。言耽羅國恃其險遠。不奉朝貢。及多有蒙古人留居其國。宜徙之。簡秀山逋逃所聚。恐爲寇患。乞發兵討之。上賜顓璽書曰。耽羅居海之東。密邇高麗。朕即位之初。遣使止通王國。未達耽羅。且耽羅已屬高麗。其中生殺。王已專

之雖有胡人部落已聽命於高麗又別無相誘之國何疑忌之深也因小隙而搆成大禍智士之所慎也王宜熟慮烹鮮之道不但靖安王之境土而眺羅亦蒙其德矣

禮部奏擬凡遇親祀皇太子留宮中居守一體齋戒請著爲令從之○八月貴州宣慰使靄翠請討部落隴居不許靄翠上言部落有隴居者連結仡佬負險阻兵以拒官府乞討除之上以隴居反側不從命由於靄翠所激謂大都督府臣曰蠻夷多詐不足信也中國之兵豈外夷報怨之具耶宜遣使諭蠻中守將慎守邊境靄翠所請不從將啓邊釁宜預防之

太原府徐溝縣西北空中有聲如雷地震自癸未至乙酉日○河南民獻白兎命放之野○九月靖海侯吳禎遣人送故蒙古平章高家奴等至京

吳禎自遼東遣人送故元平章高家奴知樞密院高大方同僉古希古張海馬遼陽路總管高斌等至京上謂羣臣曰昔元都既平有勸朕卽取遼陽者朕謂力不施於所緩威不加於所畏遠地雖遠不必用兵天下平定彼當自歸已而元遼陽行省平章劉益果以其地來降尚有一二桀驁徘徊顧望朕亦不問今高家奴等又相繼而至不勞寸兵坐底平定朕思彼皆故元之臣天運已革故來納款然自古興亡之道與治亂相尋書云與

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元末君臣荒怠紀綱廢墜造亂之徒相煽而起一旦天命弗保此輩遂爲朕臣僕向使其君臣知天命可畏兢兢業業夙夜罔懈何至淪喪卿等宜監前軌小心愼德以匡朕不逮凡朕有爲勿以事小不言使朕忽於所警也羣臣皆頓首曰陛下敬天勤民聖德日新而拳拳不忘警戒誠宗社萬世之福

詔中書省聖壽節千秋節俱免慶賀

聖壽節前一日中書右丞相汪廣洋率百官請行慶賀禮上曰朕已令罷此禮卿等其體朕懷勿賀時高麗國王王顓遣同知密直司事成揆進表稱賀并遣版圖判書林完賀皇太子千秋節貢金銀龍盞龜貝玳瑁之屬詔中書諭其王繼今聖壽節千秋節俱免慶賀禮自是每歲聖節之日齊居素食不受朝賀

詔自今襍犯死罪可矜者免死發臨濠輸作以時營中都恐力役妨農也○詔中書省自今驛傳馬夫必以糧富丁多者充之有司務加存恤以驛傳繁重有以夫馬破家者○冬十月甲午遣使諭高麗王顓

先是　上以高麗貢獻使者往來煩數遣故元樞密使延安荅里使高麗諭意且以紗羅文綺賜其王顓至是顓遣其門下贊成事姜仁裕上表謝恩貢馬十七匹并錦囊弓矢金鞍及人參等物是時其國賀正旦使金湑

等。先至京師。　上以正旦期尚遠。恐久淹其使。因仁裕繼至。遂皆命還國。因謂中書省臣曰。曩因高麗貢獻煩數。故遣延安荅里往諭此意。今一歲之間。貢獻數至。既困弊其民。而使涉海道路艱險。如洪師範歸國。蹈覆溺之患。幸有得免者。能歸言其故。不然。豈不致疑。夫古者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若九州之外。番邦遠國。則惟世見而已。其所貢獻。亦無過侈之物。今高麗去中國稍近。人知經史文物禮樂。略似中國。非他邦之比。宜令尊三年一聘之禮。或比年一來。所貢方物。止以所產之布十疋足矣。毋令過多。中書其以朕意諭之。占城安南。西洋瑣里。瓜哇。勃尼。三佛齊。暹羅。斛眞蠟等國。新附遠邦。凡來朝者。亦明告以朕意。中書因使者還。如　上旨咨諭其王。

詔蠲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五府秋糧

詔曰朕乘群雄鼎沸之時。率將渡江。定都建業。十有八年。其間高城壘深濠塹軍需造作。凡百供給。皆爾近京五府之民。率先效力。濟我時艱。朕念不忘。天下一統。今五年矣。雖嘗蠲其四歲租稅。然猶未足以報前勞。是用申飭有司。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五府。今年合徵秋糧。盡行蠲免。

靖海侯吳禎還京

先是禎督餉定遼。因完城練卒。盡收遼東未附之地。至

是還上曰海外之地悉歸版圖固有可喜亦有可懼禎曰陛下威德加於四海夫復何憂上曰自古人君之得天下不在地之大小而在德之脩否元之天下地非不廣及末荒淫國祚遂滅由此觀之可不懼乎禎對曰聖慮深遠臣愚不及

命賞征甘肅京衛軍士

軍士一萬四百三十五人賞白金四萬四千兩時公侯都督指揮千百戶以匿所獲馬騾牛羊不賞上諭之曰爲將不私其身況於物乎昔祭遵爲將憂國奉公曹彬平南唐所載惟圖書汝等能法古人則令名無窮今之不賞汝等當省躬以思補過諸將皆叩頭謝罪而退

十一月詔以塞上苦寒命大將軍徐達左副將軍李文忠寺回京士卒還駐山西北平○十二月甲戌令有司考課必書農桑學校之績○庚辰禮部尚書陶凱請編類欽錄簿爲書從之

禮部尚書陶凱言漢唐宋皆有會要紀載時政以資稽考今起居注紀言紀事藏之金匱是爲實錄凡諸欽錄

聖旨及奏事簿籍紀載時政可以垂法後世者宜依會要編類爲書使後之議事者有所考焉其臺省府宜各置銅匱藏欽錄簿以備稽考俱從之

壬辰禮部侍郎曾魯致仕卒

上嘗謂禮部侍郎曾魯曰朕求古帝王之治莫盛於堯

舜。然觀其授受。其要在允執厥中。後之儒者。講之非不精及見諸行事。往往背馳。魯曰。堯舜以此道宰制萬事。如執權衡。物之輕重長短。自不能違。而皆得其當。此所以致雍熙之治也。後世鮮能此道。於處事之際。欲求其一一至當難矣。　上曰。人君一心。治化之本。存於中者。無堯舜之心。而欲施於政者。有堯舜之治。不可得也。魯又曰。堯舜之道。載之典謨者無以加矣。至於脩身理人本末次第。具在大學一書。　上曰。大學平治天下之本。豈可舍此而他求哉。

復以禮部主事宋濂爲太子贊善大夫。○遣使書諭故蒙古幼主。及其臣劉仲德朱彥德

書曰。朕觀前代。獲亡國子孫。必獻俘廟社。誇示中國。其有陽示優待者。不久非鴆卽殺。君家待宋幼主。至削髮爲僧。終不免於一死。朕則不然。君之子至京。今已三年。優待有加。君宜遣使取歸。朕本布衣。生長君朝。混於民間。豈有志於今日。自辛卯盜起汝潁蘄黃間。君家天運已去。人心已離。四海土崩。民罹荼毒。朕始議興師。保身救民。一時僭稱名號者。盡爲俘虜。君之父子。亦不守宗社。北遁沙漠。此天運。非人力也。故特致書。以達朕意。君宜察焉。○又與元臣劉仲德朱彥德二生書曰。朕觀二生。乃間氣所鍾。古今如二生者絕少。何也。至正之君。蒙塵而崩。幼主孤弱。大臣無不叛去。獨二生竭力守護。誠

可嘉尚。今特遣使者諭爾君。令取其子買的里八剌歸二生宜察之。毋教人絕父子之倫。爾君之宗祀。不絕。二生之家族亦可長保。如其不然。中國六軍出討。旌旗數百里。綿亘於陰山。二生若忠於君。身膏草野。名垂千載。亦奇男子事也。或不能狥國。偷生苟免。將何面目與朕相見。惟熟慮之。

庚子詔造獨轅車

魏國公徐達。督山西河南。造八百輛。曹國公李文忠。督北平山東。造一千輛。

癸丑六年春正月。德慶侯廖永忠。請令廣洋江陰橫海水軍四衛造多櫓快船備倭。從之

永忠上言曰。臣聞禦寇莫先於振威武。威武莫先於利器用。今 陛下神聖文武。定四海之亂。君主萬國。臣庶安樂。臻於太平。而北虜遺孽。遠遁萬里之外。獨東南倭夷。負其禽獸之性。時出剽竊。以擾瀕海之民。 陛下命造海舟。剪捕此寇。以奠生民。德至盛也。然臣竊觀倭夷。竄伏海島。因風之便。以肆侵掠。其來若奔狼。其去若驚鳥。來或莫知。去不易捕。臣請令廣洋。江陰。橫海。水軍。四衛。添造多櫓快船。命將領之。無事則沿海巡徼。以備不虞。若倭夷之來。則大船薄之。快船逐之。彼欲爲寇。不可得也。 上善其言。從之。

諭來朝守令

守令來朝命賜酒食明日陛辭復諭之曰慈祥愷悌身之德也刻薄殘酷德之賊也君子成其德而去其賊故惠及於人小人縱其賊而悖其德故殃流於衆且人莫不有是德君子守之不失故天理恒昭融于中小人舍而不爲故私欲恒蔽固於內朕之任官所用惟賢舉廉興孝惟欲厚俗崇德勸善惟欲成風若僞爲慈祥必無仁愛之實僞爲愷悌必無樂易之誠爾等宜勉脩厥德廣施惠政以副朕懷

壬子命魏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等往山西北平練兵防邊上諭曰處太平之世不可忘戰畧荒裔之地不如守邊朕同鄉等起布衣削羣雄定禍亂統一中夏勤勞累歲至此無事可以少休然念向者創業之勤及思古人居安慮危之戒終不敢自寧山西北平與胡虜相接犬羊之羣變詐百出倉卒有警邊地即不寧矣卿等豈能獨安今無事之時正宜往彼練習軍士脩葺城池嚴爲守備使邊境永安百姓樂業朝廷無西北之憂卿等亦可忘懷高枕矣達等頓首曰陛下宵旰憂勤不忘武備所謂國家有道守在四夷臣等敢不恭命上復戒曰禦邊之道固當示以威武尤必守以持重來則禦之去則勿追斯爲上策若專務窮兵朕所不取卿等慎之

黜中書右丞相汪廣洋爲廣東行省叅政以其巽柔怠政也○置西寧衛以朶兒只失結爲指揮僉事○論聲色之害諭儒

臣詹同

上謂儒臣詹同曰聲色乃伐性斧斤朕觀前代人君以此敗亡不少蓋爲君居天下之尊享四海之富靡曼之色窈窕之聲何求不得苟不知遠之則小人乘間納其淫邪不爲迷惑者幾人況創業垂統之君爲子孫之所承式尤不可以不謹同對曰不邇聲色成湯所以垂裕後昆陛下此言乃端本澄源之道誠萬世子孫之法也

安南陳叔明遣使奉表謝罪及貢方物請封爵

使臣譚應昂懇陳前王日熞因病而歿叔明遜避于外爲國人所立上曰日熞既病卒國人當爲之服叔明且以前王印視事俟能保安疆境撫輯人民然後定議賜應昂等紗羅夏布遣還

免江西沮壞鹽法商民死罪輸作臨濠

江西行省商民坐沮壞鹽法刑官擬以亂法罪當死上曰愚民無知犯法猶赤子無知入井見者莫不怵惕豈宜更以死罪論之法司執奏不已上曰有罪而殺國之常典然有可以殺可以無殺彼愚民沮壞鹽法原其情不過爲貪利耳初無他心乃悉免死輸作臨濠

二月戊子改羣牧監爲太僕寺秩如舊始定養馬法

以監令唐元亨爲太僕寺卿監丞孫楧爲少卿命應天廬州鎮江鳳陽等府滁和等州民養江北以便水草一戶養馬一匹江南民十一戶養馬一匹官給善馬爲種

率三牝馬置一牡馬每一百匹爲一羣羣設羣頭羣副掌之牝馬歲課一駒牧飼不如法至缺駒損斃者責償之其牧地擇旁近水草豐曠之地春時牧放游牝秋冬而入寺官以時巡行羣牧視馬肥瘠而勸懲之任滿吏部考其息多寡以爲殿最焉

閱武教場諭諸將毋得縱恣害民

諭曰兵民相資汝等無耕耨之勞而充其食無織紝之苦而足其衣皆出於民也民勤苦衣食常有不足無知害民民受困弊是自損其衣食之本也

詔暫罷科舉令有司察舉賢才

上諭中書省臣曰朕設科舉以求天下賢才務得經明行脩文質相稱之士以資任用今有司所取多後生少年觀其文詞若可與有爲及試用之能以所學措諸行事者甚寡朕以實心求賢而天下以虛文應之非朕責實求賢之意也今各處科舉宜暫停罷別令有司察舉賢才必以德行爲本而文藝次之庶幾天下學者知所嚮風而士習歸於務本○上又命吏部訪求賢才於天下曰世有賢才國之寶也古之聖王恒汲汲於求賢若高宗之於傅說文王之於呂尚二君者豈其智之不足也而遑遑於版築鼓刀之徒盖賢才不備不足以爲治鴻鵠之能遠舉者爲其有羽翼也蛟龍之能騰躍者爲其有鱗鬣也人君之能爲治者爲其有賢人而爲之輔

也。今山林之士。豈無德行文藝之有稱者。宜令有司采
舉。備禮遣送至京。朕將任用之。以圖至治。

三月癸卯頒賜昭鑒錄于諸王

先是命禮部尚書陶凱等。采摭漢唐以來。藩王善惡。可
爲勸戒者爲書。會凱出參行省。編輯未成。於是召秦王
傅文原吉翰林編脩王偁等。續脩之。至是書成。太子贊
善大夫宋濂爲序以進。賜名曰昭鑒錄。以頒賜諸王。

上謂原吉等曰。朕於諸子。嘗切諭之。一舉動戒其輕。一
言笑斥其妄。一飲食教之節。一服用教之儉。恐其不知
民之饑寒也。嘗使之少忍饑寒。恐其不知民之勤勞也。
嘗使之少服勞事。但人情易至於縱。故令卿等編輯此
書。必時時進說。使知所警戒。然趙伯魯之失簡。漢淮南
之招客。過猶不及。皆非朕所望也。

夏四月甲戌以工部尚書黃肅刑部尚書高萬傑爲廣西
行省參政刑部郎中高暉歷勘司令吕宗藝爲福建行省
參政

上諭之曰。方面之任。貴在廉明而戒於苛察。貴在剛果
而戒於急暴。貴在有禮而戒於諂諛。貴在有仁而戒於
姑息。凡行欲當理。事欲成功。上足以分朝廷之憂。下足
以慰都邑之望。爲一道之福星。如古之君子。垂德望於
不朽。豈不偉哉。卿等其勉之。

五月壬寅頒賜祖訓錄于諸王

祖訓錄成。其目十有三。曰箴戒。曰持守。曰嚴祭祀。曰謹出入。曰愼國政。曰禮儀。曰法律。曰內令。曰內官。曰職制。曰兵衛。曰營繕。曰供用。上親爲之敘曰。朕觀自古國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當時法已定。人已守。是以恩威加于海內。民用康寧。蓋其創業之初。備嘗艱苦。閱人既多。歷事亦熟。比之生長深宮之主。未諳世故。及僻處山林之士。自矜已長者。甚相遠矣。朕幼而孤貧。長值兵亂。年二十四。委身行伍。爲人調用者三年。繼而收攬英俊。習練兵之方。謀與羣雄並驅。勞心焦思。慮患防微。近二十載。乃能剪除强敵。統一海宇。人之情僞。亦頗知之。故以所行。與羣臣定爲國法。革胡元之俗。去姑息之政。治舊俗汙染之徒。且羣雄之强盛。詭詐至難服也。而朕已服之。民經世亂。欲度兵荒。務習奸猾。至難齊也。而朕已齊之。蓋自平武昌以來。即議定著律令。損益更改。不計遍數。經今十年。始得成就。頒而行之。民漸知禁至於開導後人。復爲祖訓錄一篇。二爲定法。大書揭於西廡。朝夕觀覽。以求至當。首尾六年。凡七謄藁。至今方定。豈非難哉。蓋俗儒多是古而非今。奸吏常舞文弄法。自非搏採衆長。卽與衆斷。則被其眩惑。莫能有所成也。今令禮部刊印成書。以傳永久。凡我子孫。欽承朕命。無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不負朕垂法之意。而　天地祖宗。亦將孚祐于無窮矣。於戲。其敬

承之於是頒賜諸王。且錄於謹身殿東廡。乾清宮東壁。以時觀省。上因仍令諸王。書於王宮正殿。內宮東壁。以時觀省。上因謂侍臣曰。朕著祖訓錄。所以垂訓子孫。朕更歷世故。創業艱難。常慮子孫不知所守。故爲此書。日夜以思。具悉周至。紬繹六年。始克成編。後世子孫。守之則永保天祿。苟作聰明。亂舊章。是違祖訓矣。侍臣對曰。自古創業之主。其慮事周詳。立法垂訓。必有典則。若後世子孫。不知而輕改。鮮有不敗。故經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上曰。日月之能久照。萬世不改其明。堯舜之道。不息。萬世不改其行。三代因時損益者。其小過不及耳。若一代定法。有不可輕改。故荒墜厥緒。幾於亡夏。顛倒典刑。幾於亡商。後世子孫。當思敬守祖法。

詔定公侯以下家廟禮儀

凡公侯一品官。別立祠堂三間。於所居之東。以祀高曾祖考。并祢位。二品以上羊一。豕一。五品以上羊一。豕一。皆分四體。熟而薦之。不能具牲者。設饌享之。所用器皿隨官品第稱家有無。凡祭於四仲之月。擇吉日。或春秋分。冬夏至亦可。

命天下州郡繪山川險易圖以進。

上以天下既平。薄海內外。幅員方數萬里。欲觀其山川形勢。關徼阨塞。及州縣道里遠近。土物所產。遂命各行省每於閏年。繪圖以獻。

淮安侯華雲龍請設塞上諸關守禦從之

淮安侯華雲龍鎮守北平。遣使言塞上諸關。東自永平薊州密雲。西至五灰嶺外。隘口通一百二十一處。相去約二千二百里。其王平口。至官坐嶺口。關隘有九。約相去五百餘里。俱係衝要之地。並宜設兵守之。若紫荊關及蘆花山嶺。尤爲要路。宜設千戶守禦。從之。

以河南府學訓導開濟爲國子助教○盱眙縣民進瑞麥凡十六本。皆一莖二穗。監察御史答祿與權。言天產嘉祥。皆所以毗國家之福。而爲聖世之徵。今瑞麥之產。乃上帝借草木之靈以彰君臣異體同心之象。又產于盱眙屬臨濠。帝鄉也。是宜薦之宗廟。以彰祖宗之神靈。且新麥之登。尚薦宗廟。況瑞麥乎。上曰。以瑞麥爲朕所致則不敢當。必歸之祖宗神靈。御史之言良是。乃命薦之宗廟。

六月甲申胡人寇武朔等州。大將軍徐達遣臨江侯陳德鞏昌侯郭子興擊却之○秋七月壬子以中書左丞胡惟庸爲中書右丞相○八月庚午翰林承旨詹同。侍講學士樂鳳韶。上釋奠先師孔子樂章

迎神奏咸和之曲。奠帛奏寧和之曲。初獻奏安和之曲。亞獻奏景和之曲。終獻與亞獻同。徹饌奏咸和之曲。送神復奏咸和之曲。時遣御史大夫陳寧。釋奠於先師孔子。丞相胡惟庸言誠意伯劉基。叅政馮冕等。皆不陪祭

而受胙。上聞之曰基等學聖人之道而不陪祀使弗學者何以勸。既不頒祭。而享其胙。於禮可乎。其武人不知理道者皆不足責。命停基冕俸各一月。寧坐不舉。亦停俸半月。自是不頒祭。不頒胙。

以儒士桂彥良爲太子正字○以太子贊善大夫宋濂爲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仍兼贊善○命禮官參考歷代帝王有功生民者。立廟祀之。

監察御史答祿與權言開物成務。先王既正乎民彝。崇德報功。後世宜興乎祀典。苟不追尊前古。何由立教將來。謹稽經史。伏羲神農黃帝號稱三皇。盛德大業。被於萬世。使天下後世。三綱正。九法叙。三聖人之功莫大焉。故堯舜禹湯文武。相承而爲道統。孔子顏曾思孟相傳而爲道學。統以續其業。學以傳其心。後世有天下者。舉不違其成法。此其所以繼天立極而爲帝王之所崇。豈但陰隲一方而已哉。其在祀典。法施於民則祀之。著之禮經。歷代宗守。爰及我朝。繼正統而有天下。四海九州罔不臣服。天下社稷宗廟之神。皆得享其祭。而躬祀三皇之禮獨闕焉。宜於春秋躬行祀事。庶成一代之典。上以報往聖之功。下以正萬姓之彝倫。則道德尊嚴而政教脩舉矣。上納其言。命禮官參考歷代帝王開基創業之有功於生民者。立廟祀之。於是禮部尚書牛諒奏。三皇開天立極。有大功德於民。京都有廟。春秋享祀。宜令

太常掌之伏羲以勾芒配神農以祝融配黃帝以風后力牧配正位南面祀以太牢配位東面祀以少牢漢高祖光武唐高祖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宜令有司就各陵立廟每歲仲春以少牢致祭商中宗高宗周成王康王漢文帝武帝宣帝明帝章帝唐玄宗憲宗後唐明宗周世宗宋太宗眞宗仁宗亦宜令有司立陵廟三年一祭祭以少牢上曰五帝三王及漢唐宋創業之君俱宜於京師立廟致祭其餘守成賢君令有司祭於陵廟皆每歲春秋祭之

詔禁四六文辭

上命翰林儒臣擇唐宋名儒表箋可爲法者翰林儒臣以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及韓愈賀雨表進上命中書省臣錄二表爲天下式因諭羣臣曰唐虞三代典謨訓誥之辭質實不華誠爲千萬世法漢魏間猶爲近古晉宋以來文體日衰駢儷綺靡而古法蕩然矣唐宋之時名儒輩出雖欲一變而卒未能盡變近代制詔章表之類仍蹈舊習朕嘗厭其雕琢殊異古體且使事實爲浮文所蔽自今凡詰諭臣下敷播告中外臣民凡表箋奏疏毋用四六對偶悉從典雅辭務簡古以革弊習爾中書

丙子胡寇河州入土門峽千戶王才戰死臨江疾陳德統兵擊敗之

陳德及鞏昌侯郭子與進兵至苔剌海子口遇胡兵擊

敗之斬首六百餘級生擒其同僉興都等七百餘人獲駝馬牛羊千餘頭餘衆潰去

乙酉建歷代帝王廟于京師

其制畧如宗廟同堂異室爲正殿五間以爲五室中一室居三皇東一室居五帝西一室居夏禹商湯周文王又東一室居周武王漢光武唐太宗及西一室居漢高祖唐高祖宋太祖元世祖

己丑遣使勑諭大將軍徐達等

上以大將軍徐達等久出師遣使齎勑諭之曰凡賢人君子不以勤怠易其始終不以富貴忘其艱難卿等與朕平定天下勳業已成而瑣瑣殘胡不能盡討致連年出師勞民擾衆孰任其咎朕姑爲爾言之今駐師去處皆有房宇妻妾雖在外實同家居一也肥馬輕裘縱意馳騁不知下人饑寒之憂二也燕樂玩情因循苟且不能謀事三也軍士連年暴露披堅執銳朝夕不息意圖決勝爾又失筭卒無成功四也昔田单攻狄久之不下問計于魯仲連仲連曰將軍在卽墨時飲食起居與士卒同身先於士所以獲生而致勝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虞黃金橫帶馳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卿等皆起布衣一旦至此遂忘昔日之艱難豈不犯仲連之誚乎卿等宜益懋其功以副朕懷○乙未復遣使勑諭大將軍徐達等曰近聞

王保保欲來求和。必非實意。其部將普賢奴乃兒不花。魁的斤等各將人馬。恐假此來擾我邊。須多伏精兵。盛爲之備。索其情僞。毋使失計。近術士張鐵冠言子月有戰卿等未可即還。凡出入塞上。必常如遇敵。非數千騎不可行也。曠漠中如遇敵。當加愼焉。發去所獲。當道驢盧國公之子至可撫諭而遣之。

九月始分六科。各設給事中。凡八十一人。從七品。○壬寅命翰林學士承旨詹同侍講學士宋濂等纂脩大明日歷。

乙卯命諸司常事啟皇太子重事乃許奏聞

上謂皇太子曰。人君統理天下。人情物理。必在周知。然後臨事不惑。吾自起田里。至于今日。凡治軍旅。理民事。無不盡心。恒慮處事未當。故常深念。古人爲治。必廣視聽。凡言之善者。吾卽行之。不善者。吾雖不行。亦思繹至再。果不可行。然後置之。夫慮事貴明。處事貴斷。庶幾不眩。況汝生長宮掖。未涉世故。若局於見聞。則視聽不廣。且目雖能視。所見不踰於國。耳雖能聽。所聞不越於庭。而欲以區區知識。決天下之務。能一一當理。難矣。汝宜親賢樂善。以廣聰明。逆已之言。必求其善。順已之言。必審其非。如此則是非不混。理欲判然。天下之事。可得而治矣。汝其敬之。毋忘朕訓。

戊午鑄太和鐘成

其制倣宋景鐘。以九九爲數。高八尺一寸。拱以九龍。植

以龍簴建樓於圓丘齋宮之東北懸之每郊祀候駕動則鐘聲作既升壇鐘聲止則衆音作禮畢升輦又擊之候導駕樂作則止然未有以名之禮官奏曰昔皇帝有五鐘其一曰景鐘景大也惟功大者其鐘大故宋之鐘亦緣是以爲名請名之曰景鐘上曰古鐘名宜更之遂取周易保合太和之義更名之曰太和鐘

壬戌改臨濠府爲中立府臨濠大都督府爲中立行大都督府○高麗王顓遣使貢馬五十匹却之

高麗王遣其大獲軍金甲兩等貢馬五十匹甲兩言道亡二匹及馬至京乃如數詢之云私馬二匹欲進東宮因道亡遂以備數上以其不誠却其貢賜顓璽書責之

田州府總管黃志威招撫奉義等州一百一十七處人民皆來款附詔定土官家用祭服公服○命刑部尚書劉惟謙詳定大明律

上既命頒行律令恐小民不能周知命大理卿周禎等直解其義頒行民間既又命儒臣同刑官共講唐律目錄二十餘條進覽上爲斟酌擇其可行者從之至是重命惟謙詳定大明篇目皆准于唐一曰笞刑五自一十至五十每一十爲一等加減二曰杖刑五自六十至一百每一十爲一等加減三曰徒刑五自徒一年杖六十至徒三年杖一百每杖一十及半年爲一等加減四曰流刑三自二千里杖一百至三千里杖一百每百里爲

一等加減五曰死刑二絞斬采用舊律二百八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掇唐律以補遺一百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分爲三十卷其間損益務合輕重之宜每成一篇輒繕寫以進上命揭于兩廡之壁親加裁定及成翰林宋濂爲表以進命頒行天下

己未潞州遣官貢人參却之

潞州貢人參上諭之曰朕聞人參得之甚艱豈不勞民今後不必進如用當遣人自取因謂省臣曰往年金華貢香米朕用止之遂以苑中種田數十畝每耕耔割穫之際親往觀之足以自適及所計入亦足供用朕飲酒不多太原歲進蒲萄酒自今亦令其勿進國家以養民爲務豈宜口腹累人哉常聞宋太祖家法子孫不得於遠方取珎味甚得貽謀之道也

乙酉遣田儼程斗南等使緬國不至而還

緬國在雲南之西南與八百占城接境謂之緬甸元時最强盛麓川平緬皆服屬之上聞其嘗通貢于元因遣儼等齎詔往諭之值安南占城以兵相攻道阻不通留二年餘不得進召還

大將軍徐達遣將擊王保保兵於懷柔之三角村擒其平章康同僉而還○乙未遣使勑諭大將軍徐達

勑曰爾諸將屯軍塞上爲日頗久軍中動靜王保保安得不知兵法曰多筭勝少筭不勝況無筭乎此確論也

近有自軍中來者。言王保保部下之卒。有盜印詣軍門降者。觀其來意甚篤。然古之智將。謀慮深長。有鬼神不測之機。朕竊爲將軍慮之。爾所率步騎多王保保部屬。當其來降。實迫事勢。非出誠心。今隨爾往征。其心有不可測。當以誠待之。宜亦以計隄防。今王保保力勢雖微。然多詐謀必籌之萬全而後動。能不戰而屈之。乃爲上智。爾其勉之。

十二月詔使王禕遇害於雲南

禕秀爽奇敏。初徵署中書省掾。進平江西頌。上覽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歷官漳州通判。召脩元史。拜翰林待制知制誥。兼國史編脩五年。往諭雲南梁王曰。皇上聰明神聖。天人所歸。惟爾僻在西南。久阻聲教。故遣使者來諭意。亟宜奉版圖歸職方。官封如故。身名俱全。不然天討旦夕且至。梁王不聽。館別室數日。又諭曰。朝廷以雲南百萬生聚。不欲殲于鋒刃。曾不聞元綱解紐。天兵西征。不五六年。天下大定。爾恃險遠。屢拒明命。龍驤鷁艦。會戰昆明。悔無及矣。梁王駭服有降意。即爲改館。會元遣使脫脫至雲南。覘知梁王有二心。欲迫殺朝使。以固其意。梁王持兩可不決。匿禕民間。脫脫聞之。誚梁王。梁王不得已。出禕與脫脫相見。脫脫欲屈禕。禕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知爝火餘燼。尚欲與日月

爭光耶我將命遠來豈爲汝屈耶有死而已顧梁王曰汝若殺我大兵旦夕至矣竟被害瘞地藏寺北年五十二子紳走雲南求父遺骸不得述滇南慟哭記後贈翰林院學士奉議大夫謚文節開國以來文臣有謚自禕始

戊戌詔併僧道寺觀禁女子不得爲尼

上以釋老二教近代崇尚太過徒衆日盛安坐而食蠹財耗民莫甚於此乃令府州縣止存大寺觀一所併其徒而處之擇有戒行者領其事若請給度牒必考試精通經典者方許又以民家多以女子爲尼姑女冠自今年四十以上者聽未及不許著爲令

甲寅七年春正月庚午令六部官毋得輕調有年勞者就本部陞用○詔定親王國中居名

其前殿曰承運中曰圓殿後曰存心四城門南曰端禮北曰廣智東曰體仁西曰遵義　上曰使諸王能覩名思義斯足以藩屏帝室永膺多福矣

召諭太子宮臣

上召太子宮臣諭之曰汝知所謂重器乎對曰豈非商彝周鼎乎上曰汝所謂商彝周鼎者此非重器也太子者天下之重器人有彝鼎尚知寶愛太子承主器之重豈得不寶愛之乎寶愛之者必擇端人正士以爲輔翼朝夕與居使其熟聞善言不邇詖行自然漸漬以成其

德若惟委之於便嬖近習是委重器於塗而不知寶愛之矣汝等日輔太子講論誦說之時必導之以正使其道明德立才器充裕庶幾他日克勝重任可以副朕所望矣

建閱江樓於獅子山

山在金川門內上昔屯兵立黃赤二幟破陳友諒之所也樓成上親爲之記

詔釋成安縣丞唐詢之獄

廣平府成安縣丞唐詢蒞事甫三月以細故禁繫三年目獄中上書陳情上曰非大故而繫獄三年若不幸而死詢何辜即命釋之逮問其官吏淹禁者

擢太原府繁峙縣主簿干文采爲大同知府

時文采上言山西行省并按察司官吏事多不法按有驗上曰文采職居下僚能不避權勢舉言其非可嘉也宜陞擢以旌異之故有是命

二月丁酉朔詔免平陽太原二府并汾州等縣今年田租

○癸亥臨江侯陳德獲韃靼禿魯迷失等九十七人於會寧等處六安侯王志獲韃靼一百餘人於朔州等處俱送京師○勅諭徐達分布六安侯王志南雄侯趙庸駐山西榮陽侯楊璟汝南侯梅思祖駐北平達與李文忠馮勝還京○以兵部尚書劉仁刑部主事鄭九成爲廣東行省參政

劉仁鄭九成陛辭上諭之曰嶺海在京師數千里外方面之寄必得重臣以授之庶可以輯寧其人茲特命卿等以往凡政事之施宜恩威兼濟若爲政一以恩而無威則寬而無制事不立矣若徒以威而不仁則嚴而無恩民不堪矣惟恩不流於姑息威不傷於刻暴則政事自舉民生自遂下之爲郡縣吏者轉相視倣雖嶺海之遐朝廷無可憂矣仁等頓首受命以行。

乙亥蘭州八里麻民郭買的叛誘番兵入寇。詔立賞格購捕之蘭州衛遣其兄着沙與其弟火石歹往招之郭買的不從着沙火石歹夜斬其首以歸本衛以其事聞請賞之。上曰買的罪固當死然爲兄弟者告之不從執之而已手自刃之有乖天倫若賞之非所以令天下也但以其所獲牛馬給之耳。

壬辰廣西行中書省左丞方國珍卒○安南陳叔明遣使上表謝恩辭老請以弟烜代視事許之○夏四月己亥都督僉事藍玉率兵攻興和故蒙古將脫因帖木兒棄城走○壬寅永道桂陽諸州蠻寇竊發命金吾右衛指揮陸齡討平之○癸卯命置鐵冶所官

凡一十三所江西南昌府進賢鐵冶歲一百六十三萬斤臨江府新喻冶袁州府分宜冶歲各八十一萬五千斤湖廣興國冶歲一百十四萬八千七百八十五斤蘄州府黃梅冶歲一百二十八萬三千九百九十二斤山

東濟南府萊蕪冶歲七十二萬斤。廣東廣州府陽山冶歲七十萬斤。陝西鞏昌冶歲一十七萬八千二百一十斤。山西平陽府富國豐國二冶歲各二十二萬一千斤。太原府大通冶歲一十二萬斤。潞州潤　冶澤州益國冶歲各十萬斤。

丙辰命宋國公馮勝衛國公鄧愈中山侯湯和鞏昌侯郭子興復鎮北邊。○召廣東行省參政汪廣洋入爲左御史大夫。○戊午都督僉事金朝興等獲故蒙古太尉盧伯顏不花平章帖木兒不花等於黑城子等處河南都指揮使繆道獲故蒙古參政等官於聖山兒等處而還。○五月丙寅翰林學士承旨詹同侍講學士宋濂請類皇明寶訓從之

五月丙寅朔大明日曆成自　上起兵臨濠至即位六年癸丑冬十二月凡征伐次第禮樂沿革刑政施設羣臣功過四夷朝貢之類莫不具載合一百卷詹同宋濂率諸儒士進命藏之金櫃其副藏於秘書監濂等又言於　上曰日曆藏之天府人欲見之則不可得臣請如唐太宗貞觀政要分類更輯聖政爲書以傳於天下後世　上從之於是分爲四十類自敬天至制蠻夷釐爲五卷總四萬五千五百餘言名曰皇明寶訓自是以後凡有聖政史官日紀錄之隨類增入。

壬申高麗國王王顓遣使奉表貢方物，却之

先是高麗王顓遣使金甲兩等貢馬五十疋甲兩匿馬二疋欲自進於東宮詐言道亡二疋而以巳馬足之上以其不誠却其馬賜顓璽書懲治使者至是復遣使周誼鄭它等奉表貢方物中書省奏高麗表稱禮送太府監按元時有太府監主收進貢方物本朝未嘗設此高麗入貢巳久豈不知此而妄言之意涉不誠　上命還其貢賜璽書責以太府監之失

甲午禮部尚書牛諒上考定進膳禮

奏云古禮凡太祀齋之日宰犢牛爲膳以助精神上曰太牢非常用致齋三日而供三犢所費太侈夫儉可以制欲澹可以順性若無節制惟事奢侈徒增傷物之心何益事神之道諒曰周禮是古人所定非過侈也　上曰周官之法不行於後世多矣惟自奉者乃欲法古其可哉

日本國遣使來朝貢馬及方物却之

時日本國持明與良懷爭立使者齎其國臣之書達中書省而無表文　上命却其貢

六月戊午汰北方府州縣官

上命吏部曰古稱任官惟賢才凡郡得一賢守縣得一賢令足以致治如潁川有黃霸中牟有魯恭何憂不治今北方郡縣有民稀事簡者而設官與煩劇同祿入供給未免疲民可量減之於是吏部議減北方府州縣官

三百八人。

壬戌西域卜煙帖木兒遣使來朝貢

西域撒里畏兀兒安定王卜煙帖木兒遣其府尉麻荅兒千戶剌爾嘉來朝貢鎧甲刀劒等物撒里畏兀兒者韃靼別部也其地廣袤千里去甘肅一千五百里東抵罕東西距天可里北趨瓜沙州南界土蕃居無城郭以穹帳爲廬舍產多騾馬羊牛至是來朝貢詔遣使賜卜煙帖木兒織金文綺四疋麻荅兒等羅衣二襲仍命召其酋長立爲四部給銅印曰阿端曰阿眞曰苦先曰帖里。

秋七月甲子朔增圜丘方丘從祀更定其儀

圜丘第一成設昊　上帝正位仁祖淳皇帝配位如舊第二成東設大明位西設夜明位內壝之內東西各三壇星辰一壇分設於東西星辰之次東則太歲及五嶽五鎭壇內壝之外東西各二壇東西則風雲雷雨及五鎭壇內壝之外東西各二壇東四海壇西四瀆壇天下神祇二壇設於海瀆之次方丘第一成設皇地祇正位仁祖配位如圜丘第二成東設五嶽位西設五鎭位內壝之內東西各二壇東四海壇西四瀆壇天下山川壇二分設於海瀆之次內壝之外東西各設天下神祇壇一

左副將軍李文忠克大石崖斬故蒙古宗王朶朶失里及其承旨百家奴等○西番酋長獻葡萄酒却之

上謂中書省臣曰飲食衣服貴乎有常非常有而求之者則必有無窮之害昔元時造葡萄酒使者相繼於途勞民甚矣豈宜效之且朕性素不喜酒但中國自有秫米供釀何用以此勞民遂却之使無復進賜酋長文綺襲衣遣還

戊戌遣故蒙古威順王子伯伯齎詔往諭雲南詔曰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古今定論禍福常理也朕起自布衣削平羣雄戡定禍亂今已七年江夏既安四夷順附無強凌弱衆暴寡之患其款服臣順者咸得保其境土共享承平之福惟爾雲南梁王把匝剌瓦密爾乃元君遺派受封西南孤處遐荒不諒天意猶未臣服以若所爲非貽禍於大理之民必終斃於大理之手斯二禍機必蹈其一有不可逆何也蓋雲南土地人民本大理所有自漢通中國稱臣朝貢至唐宋皆受王封其來久矣昔因爾元滅其王而統其地因循百年未復故物彼時却於勢力今元祚既傾天命已革爾尚據其境土不思改圖禍患之報將不旋踵今特遣爾親族威順王之子往諭如上順天命下契人心即奉貢來庭則改授印章爾仍舊封羣下皆仍舊官享福于彼不然朕當別遣使者直抵大理依唐宋故事賜以王號合兵加討悔將無及於戲胡虜無百年之運今已足信轉移之機在人自審時不可失爾其思之　甲辰遣使齎詔諭大理

曰始因有元失馭海內雲擾華夷無王朕自洪武元年戊申秋八月羣雄盡平復我漢人故國統一中夏於今七年四夷諸番皆已稱臣入貢惟爾大理未嘗遣使近稽載籍大理在唐宋時受封王爵至元削去國名止稱土官今其國乃元君遺派梁王者主之未復故封朕命臣僚議準唐宋故事封爾段氏爲大理國王故特遣使先諭朕意使回當發印誥令爾王開國理民同享承平之福爾其審之

丙辰左副將軍李文忠追擊胡虜於豐州破之　九月戊辰中書平章政事李思齊卒

丁丑遣崇禮侯買的里八剌北還

上謂廷臣曰草木無心遇春而茂盛遇秋而零落氣之所感猶知榮悴況於人乎崇禮侯買的里八剌南來已五載今既長成能無父母鄉土之情宜遣之還於是厚禮而歸之選老成官者咸禮表卜花帖木兒二人送行復遣其父愛猷識理達臘織金文綺及錦衣各一襲賚的里八剌辭行　上諭之曰爾本元君子孫國亡就俘曩欲即遣爾歸以爾年幼道里遼遠恐不能達今既長成朕不忍令爾久客於此故特遣歸見爾父母親戚以全骨肉之愛又諭二官者曰此爾君之嗣也不幸至此長途跋涉爾善視之因致書與愛猷識理達臘曰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古今通論自古國家興廢氣運之常耳

豈人力所能爲哉且君之父子當中國兵多將廣之時權不能自持故兵多者蘊莽操懿濕之志次者頡頏互相攻擊日廢生民下者東迭欵西歸附剝民以供上下君之父子曾出一令而誰何之與今日之事如此君尚迷留不省者何蓋在至正之間兵多將廣尚不能駕馭又被逼挾今之衆壯弱不過二萬流離邊境意圖中興君之謀略不知何如耳君自度今時之權比至正時低昂若何以此觀之豈不愚哉君以萬騎或七八千騎欲與全盛中國相抗亦又不知輕重若何亦謂君明天理若能悟我所言必得一族於沙漠暫爾保持或得善終何以見之君之祖宗有天下者幾及百年養育之久生齒之繁以此天運雖去而祀或未終此亦天理之常也君若不悟不效古人之事他日加兵於彼禍有不可測者也昔君在應昌所遺幼子南來朕待以殊禮已今五年今聞粵魯去全寧不遠念君流離沙漠無寧歲後嗣未有故特遣咸禮等護其歸庶不絕元之嗣君其審之

已卯翰林院奏進回鑾樂歌

先是上以祭祀還宮宜用樂舞前導命翰林儒臣撰樂章以致敬愼鑒戒之意詮諭之曰古人詩歌辭曲皆寓諷諫之意後世樂章惟聞頌美無復古意夫嘗聞諷諫則使人惕然有警若頌美之辭使人聞之意怠而自恃之心生矣自恃者曰驕自警者曰強朕意如此卿等其撰

述。毋有所避。至是上所撰神降祥神貺酣酒色荒禽荒諸曲。凡三十九章。曰回鑾樂歌。其辭皆存規諫其舞分爲八隊。隊皆八人。禮官圖其制以上。命樂工肄習之

冬十一月壬戌孝慈錄成命頒行之。

先是貴妃孫氏薨。勑禮部定喪服之制。禮部尚書牛諒等奏曰。周禮儀禮。父在爲母服期年。若庶母則無服。上曰。父母之恩一也。而喪服低昂。若是。其不近於人情甚矣。乃勑翰林學士宋濂等曰。養生送死聖人之大政諱亡忌疾。衰世之陋俗。三代喪禮。節文尤詳。而散失於衰周。戹於暴秦。漢唐以降。莫能議此。夫人情有無窮之變。而禮爲適變之宜。得人心之所安。即天理之所在。爾等其考定喪禮。於是濂等。考得古人論服母喪者。凡四十二人。願服三年者。二十八人。服期者十四人。奏之。上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今觀願服三年喪。比服期年者加倍。則三年之喪豈非天理人情之所安乎。乃立爲定制。子爲父母。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爲庶母。皆齊衰杖朞。仍命以五服喪制並著爲書。使內外有所遵守。其叙服有八。曰斬衰三年。曰齊衰杖朞。曰齊衰不杖朞。曰齊衰五月。曰齊衰三月。曰大功九月。曰小功五月。曰緦麻三月。至是書成。名曰孝慈錄。上親爲之序。命錄諸梓而頒行之。

壬午太陰犯軒轅左角　十二月甲辰御註道德經成

上謂儒臣舉老子所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與聖人去甚去奢去泰之類曰老子此語豈徒托之空言於養生治國之道亦有助也但諸家之註各有異見朕因爲註以發其義。

監察御史答祿與權請行禘禮

御史答祿與權言古之王天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故曰禘禘者大也王者之大祭也周祭太王爲始祖推本后稷以爲自出之帝今皇上受命已七年矣而禘祭未舉宜命羣臣參考酌古今而行之以成一代之典事下禮部太常寺翰林院議以爲虞夏商周世系明白其始祖所從出可得而推故禘禮可行漢唐以來世系無考莫能明其始祖所自出當時所謂禘祭不過祫祀祖主序昭穆而祭之乃古之大祫非禘也宋神宗嘗曰禘者所以禘祖之所自出莫知祖之所自出禘禮不可行也今國家既已追尊四廟而始祖之所自出者未有所考則於禘祭之禮似難舉行上是其議

遣靖海侯吳禎往浙東收籍方氏故兵

時遣靖海侯吳禎往浙東收籍方氏台溫明三郡故兵禎既至三郡無賴惡少挾私逞怨引平民富室爲兵瀕海大擾寧海知縣王士弘曰吾寧獲死罪不可誣良民爲兵即上封事辭甚懇切上即詔罷之三郡之民賴

以復安。士弘潞州人。擢南雄府通判。卒于官。三郡之民悲思之。

詔天下有司衛所體訪存恤

詔曰。曩因天下大亂。死者不可勝數。生者備歷艱辛。已有年矣。朕起自布衣。削羣雄。定禍亂。改元洪武。今已七年。才踈德薄。日久慮上帝有責。思之再三。惟因兵戈罹殃者。朕失撫養存問。盖軍士爲朕開拓疆宇。奮不顧身。歿於戰陣。屍不至家。魂無所依。父母高年。妻寡子幼。一旦捐棄。至今不能存活。此朕之過也。民間經兵避難。眷屬乖離。至今不能會聚者有之。或子歿親老。而無養。親歿子幼而無依者有之。亦朕之過也。興言及此。實可憫傷。今詔令下有司。用心體訪。各具名以聞。朕當存養。使不失所。凡出征軍官。間有鎮守邊境。身死邊方。父母年老妻寡子幼。雖嘗給糧養贍。猶慮未周。各衛所宜審訪優給。待其子稍長。即令承襲。如無承襲之人。所司稟進送至京。官爲存養。其南北征伐軍士。歿於邊遠。棄遺父母妻子。貧窮無倚。所司驗實。稟送至京。官爲存養。若子雖幼可依。及有親屬而願留者。聽從其便。官仍給糧養贍。兵興以來。各處人民。避難流移。或有父南子北。骨肉離散。願完聚者。有司送還鄉里。或有身死他鄉。所遺老幼。願還鄉者聽。及各處鰥寡孤獨。并篤疾之人。貧窮無依。不能自存者。所司官給衣糧養贍。官員任宦遠方。歿

於任所。妻子貧窮。不能還鄉者。所在官司。送還鄉里。於乎。君臨天下者。所以爲民也。或君願治而民乖。或民樂善而君昏。臣或賢而君不德。君或懦而臣則剛。此古今所難也。所司奉行。毋倚法爲奸。以干刑憲。○又釋罪詔曰。眚災肆赦。怙終賊刑。具載于書。至今明焉。漢唐至元之意。中書有條陳獄囚。若果故犯。但笞罪以上。俱各不原。其餘註誤過失。因人致罪者。悉皆宥之。

以兵部員外郎楊其爲山西按察副使。監察御史答祿與權爲廣西按察僉事

上諭之曰。風憲之設。在肅紀綱。清吏治。非專理刑爾等往脩厥職。務明大體。毋效俗吏。拘拘繩墨之末。處事之際。毫髮須謹。善雖小。爲之不已。將爲大懿。可不愼哉。

乙卯命刑部侍郎李浩。通事梁子名。使琉璃國市馬

庚申罷禮部尚書牛諒。諒初爲尚書。以怠職降本部主事。復爲尚書。仍不任職罷。

詔衛國公鄧愈中山侯湯和還京。

江左陸翀之手校